

文
291.406
35

觀
堂
集
林



觀堂集林卷第十五

海甯王國維

史林七

商三句兵跋

商句兵三出保定清苑之南鄉今歸上虞羅叔書參事
其一銘曰大祖日己祖日丁祖日乙祖日庚祖日丁祖
日己祖日己其二曰祖日乙大父日癸大父日癸中父
日癸父日癸父日辛父日己其三曰大兄日乙兄日戊
兄日壬兄日癸兄日癸兄日丙凡紀祖名八父名六兄
名六三器之文蟬媯相承蓋一時所鑄曩見吳縣吳憲
齋中丞所藏一戈有乙癸丁三字不得其解以此三器
例之蓋亦祖父之名矣所云大祖大父大兄皆謂祖父
兄行之最長者大父即禮喪服經及爾雅釋親之世父
古世大同字如世子稱大子世室稱大室則世父當稱



大父非後世所謂王父也其器出清苑當爲殷時北方侯國之器而其先君皆以日爲名又三世兄弟之名先後駢列皆用殷制蓋商之文化時已沾漑北土矣嘗讀山海經紀王亥有易事恆以爲無稽之說及讀殷人卜辭見有王亥王恆諸名乃知楚辭天問中該秉季德一節實紀殷之先祖王亥王恆及上甲微三世之事與山經竹書相表裏二書言王亥託於有易天問作有狄古者易狄同字有狄卽有易蓋商自侯冥治河已徙居河北遠至易水左右逮盤庚遷殷又從先王故居則今保定有殷人遺器固不足怪往者嘉興沈乙庵先生語余箕子之封朝鮮事非絕無淵源頗疑商人於古營州之域夙有根據故周人因而封之及示以此器拓本先生又謂北史及隋書高麗傳之大兄或猶殷之遺語乎此

說雖未能證實然讀史者不可無此達識也因附記之
北伯鼎跋

彝器中多北伯北子器不知出於何所光緒庚寅直隸涑水縣張家窪又出北伯器數種余所見拓本有鼎一卣一鼎文云北伯作鼎卣文云北伯攸作寶尊彝北蓋古之邶國也自來說邶國者雖以爲在殷之北然皆於朝歌左右求之今則殷之故虛得於洹水大且大父大兄三戈出於清苑則邶之故地自不得不更於其北求之余謂邶卽燕邶卽魯也邶之爲燕可以北伯諸器出土之地證之邶既遠在殷北則邶亦不當求諸殷之境內余謂邶與奄聲相近書雜誥無若火始燄燄漢書梅福傳引作毋若火始庸庸左文十八年傳閻職史記齊太公世家說苑復恩篇均作庸職奄之爲邶猶燄閻之

爲庸矣奄地在魯左襄二十五年傳魯地有弁中漢初
古文禮經出於魯淹中皆其證也邶鄘去殷雖稍遠然
皆殷之故地大荒東經言王亥託于有易而泰山之下
亦有相土之東都自殷未有天下時已入封域又尙書
疏及史記索隱皆引汲冢古文盤庚自奄遷于殷則奄
又嘗爲殷都故其後皆爲大國武庚之叛奄助之尤力
及成王克殷踐奄乃封康叔於衛封周公子伯禽於魯
封召公子於燕而太師採師之目尙仍其故名謂之邶
鄘然皆有目無詩季札觀魯樂爲之歌邶鄘衛時猶未
分爲三後人以衛詩獨多遂分隸之於邶鄘因於殷地
求邶鄘二國斯失之矣

散氏盤跋

此盤銘中多國名地名前人有爲之說者余以爲非知

此器出土之地則其中土地名無從臆說也顧此器出
世已踰百年世絕無知其淵源者卽近出之散伯敦矢
王尊亦然嗣讀克鼎銘則其中地名頗與此盤相涉如
此盤云至于堆莫炭井邑田又云至于井邑克鼎則云
錫女井家鬲田于□又云錫女井德鬲人又云錫女井
人彘于景知此盤出土之地距克鼎出土之地必不遠
而克鼎出較後器較鉅世當有知之者訪之十餘年莫
能答庚申冬日華陽王君文燾言頃聞之陝人言克鼎
出處在寶雞縣南之渭水南岸此地旣爲克之故虛則
散氏故虛必距此不遠因知散氏者卽水經渭水注大
散關大散嶺之散又銘中灃水卽渭水注中之扞水周
道卽周道谷大沽者卽漾水注之故道水岡卽衙嶺山
關之高地也其諸地之總名銘中謂之炭首目下文云

用矢戡散氏邑乃即散用田爨末結上文云正爨矢舍散田是爨乃諸地之大名其字向無確釋案吳縣潘氏所藏益公敦有𡗗字其文曰佳王九年九月甲寅王命益公征𡗗寇益公至告一月𡗗寇至見獻帛云云余謂𡗗字從目爨字從頁其意相同當是一字益公敦𡗗寇連言亦土地或種族之名與此盤之爨當是一地𡗗即古文眉字篆文作𡗗從𡗗即𡗗之變化爨亦眉之異文與𡗗同意古器眉壽字多作𡗗𡗗等形𡗗即古𡗗字之省與眉聲陰陽對轉𡗗字即以之爲聲然則𡗗𡗗亦同字𡗗者象形字𡗗者形聲字也古眉微二字又通用少牢饋食禮眉壽萬年古文眉爲微春秋左氏傳莊廿八年築鄆公穀二傳作築微由是觀之𡗗爨當即周初之微人周書牧誓及庸蜀羌髳微盧彭濮人立政夷微盧

烝向不知微所在殆即此盤之爨及益公敦之𡗗寇也其種族一部早移居於渭水之北故漢右扶風有鄆縣詩大雅申伯信邁王饒于鄆則宗周時已有此地蓋因此族得名然其本國固在南山當作此盤時已爲矢散諸國所役屬矣又據此盤所紀地理觀之則矢在散東并在矢散二國閒而少居其北矢分井地與散而克亦得井田此時亦已無井國矣此器地理本無可考今由克鼎出土之地推考之如此其餘諸小地當盡在數十里閒古今異名寧從蓋闕矣

克鐘克鼎跋

觀克鐘克鼎出土之地并克鼎中錫土之事克之疆域蓋遠矣克器出於寶雞縣南之渭水南岸殆克之所都其地南鄰散氏蓋古之井地也然其他邑又遠在渭北

北至涇水殆盡有豳國故地鼎銘云錫女田于溥原此
卽公劉所瞻之溥原也鐘銘云王親命克適涇東至于
京師豳在涇側自豳至京師自應循涇水而下則涇水
之旁當有克都而其他都乃在渭南詩稱篤公劉于豳
斯館涉渭爲亂克之封地乃與古公劉同矣

鑄公簠跋

簠云鑄公作孟妊車母媵簠孟妊蓋鑄公之女故爲之
作媵器然則鑄妊姓之國也樂記武王克殷封黃帝之
後於祝鄭注云祝或爲鑄呂氏春秋慎大覽亦云封黃
帝之後於鑄古鑄祝同字晉語黃帝之子二十五宗其
得姓者十四人爲十二姓任居其一鑄爲任姓其爲黃
帝後之祝信矣古祝音又與州同春秋左氏及公羊傳
之州吁穀梁傳作祝吁說文解字辨从叩从州聲讀若

祝是鑄公卽祝公亦卽州公矣春秋桓五年州公如曹
左氏傳作涇于公蓋州故都涇于後涇于入於杞州乃
西遷左氏傳襄二十三年臧宣叔取于鑄杜注鑄國今
濟北蛇邱縣續漢書郡國志濟北國蛇邱縣有鑄鄉城
蓋其後遷之地此器出於齊東或猶是都涇于時所鑄
歟

夜雨楚公鐘跋

夜雨楚公鐘宋趙德父金石錄及王復齋鐘鼎款識冊
己著錄乙卯冬見於滬肆爲上虞羅參事所得作鐘者
爲楚公并瑞安孫仲頌比部以爲卽史記楚世家之熊
罾罾本从并二字形聲皆相近其說不可易矣此器趙
氏金石錄謂出鄂州嘉魚縣復齋款識引石公弼云政
和三年武昌太平湖所進武昌嘉魚南境相接蓋出二

縣間矣案楚世家言熊繹居丹陽至文王熊賁始都郢
中間無遷都事惟言周夷王時熊渠甚得江漢間民和
乃興兵伐庸楊粵至於鄂乃立其長子毋康爲句亶王
中子紅爲鄂王少子執疵爲越章王皆在江上楚蠻之
地熊渠卒子熊摯紅立後六世至熊罥今熊罥之器出
於武昌者武昌卽鄂蓋熊渠之卒熊摯紅卽中紅雖嗣父
位仍居所封之鄂不居丹陽越六世至熊罥猶居於此
故有其遺器楚之中葉曾居武昌於史無聞惟賴是器
所出地知之耳

郢鐘跋

郢鐘銘郢曰余畢公之孫郢伯之子前人多釋郢
爲莒然郢鍾十二枚均出山西滎河縣漢后土祠旁河
岸中非莒器明甚余謂郢卽春秋左氏傳晉呂甥之呂

也呂甥一云瑕呂飴甥一云陰飴甥瑕呂陰皆晉邑呂
甥旣亡地爲魏氏所有此郢伯卽皆魏氏也史記
魏世家晉文公命魏武子治於魏生悼子悼子徙治霍
生魏絳司馬貞索隱引世本居篇亦云魏武子治魏悼
子徙霍魏於漢爲河東郡河北縣霍於後漢爲河東永
安縣劉昭續漢書郡國志永安縣下注引博物記曰有
呂鄉呂甥邑也元和郡縣志河東道晉州霍邑縣下云
呂坂在縣東南十里有呂鄉晉大夫呂甥之邑也唐武
德中置呂州取名於此是霍與呂相距至近悼子徙霍
或治於呂故遂以呂爲氏魏錡稱呂錡錡子魏相亦稱
呂相亦稱呂宣子皆其證也世本王侯大夫篇奪悼子
一代史記亦不載悼子之名余謂呂錡卽悼子服杜注
左氏以錡爲魏犇子杜氏又以絳爲錡子史記則云武

子生悼子悼子生絳二說正同雖武子之子尙有魏顛然錡於鄆陵之役射楚王中目退而戰死尤與悼之謚合也魏氏出於畢公此器云畢公之孫邵伯之子其爲呂錡後人所作彰彰明矣顧呂在永安即今霍州此器出榮河者蓋春秋時魏氏采地實奄有河東之半自河北春秋前魏國故地以北永安以南安邑以西西訖於河皆魏地也故魏壽餘僞以魏入秦而魏顛亦敗秦師於輔氏今榮河爲漢之汾陰縣地介永安與河北之間魏氏之器出於此固其所也銘中畢公舊釋戴公或釋翼公然其字作鼎與畢仲敦之畢精伯敦之畢畢正同其从卅者殷虛卜辭畢字或从又作畢殷虛書契前編卷五第十四葉从卅與从又同意說文鞞鞞二字皆从卅知革可作鞞矣以人地二名互證則卽爲呂錡之呂無疑

今榮河縣古蓋有呂名呂氏春秋淮南均言古者龍門未開呂梁未發河出孟門大溢逆流高誘二書注均謂呂梁在彭城呂縣酈氏水經注又以離石之呂梁當之胡氏禹貢錐指則曰呂梁卽禹貢之梁山龍門之南山也尸子呂氏春秋淮南皆先言龍門次言呂梁其爲夏陽之梁山無疑案夏陽梁山正與今榮河縣隔河相望蓋魏氏初治霍州之呂故稱呂氏後徙汾陰仍號汾陰爲呂如晉遷新田仍號爲絳也汾陰夏陽閼本古河津因謂之呂梁其地適有梁山於是梁山亦蒙呂梁之名矣

秦新鄭虎符跋

新鄭虎符文四行錯金書云甲兵之符右在王左在新鄭凡興士被甲用兵五十人以上必會王符乃敢行之

燔燧事雖無會符行殿羅叔言參事得其影本臨以寄
余其文甲作甲并作弄在作十與秦陽陵符同凡作片
與散氏盤同敢作設也作設與詛楚文同餘字皆同小
篆余謂此秦符也新鄴本魏地魏策蘇秦說魏王大王
之國南有許鄆昆陽邵陵舞陽新鄴至安釐王時尙爲
魏有魏史記魏世家安釐王十一年秦昭王十四年秦拔我
鄴上應劭以爲卽新鄴然鄴上秦本紀作邢上六國表
作廩上秦本紀言是年攻魏取邢上懷邢上與懷二地
相接自當以邢上爲長其後公子無忌說魏王云秦葉
陽昆陽與舞陽鄰是彼時葉陽昆陽屬秦舞陽屬魏新
鄴在舞陽之東其中間又隔以楚之陳邑時楚正都陳
秦不能越魏楚地而東取新鄴明矣至昭王五十四年
楚徙鉅陽始皇五年又徙壽春新鄴入秦當在此前後

然則此符當爲秦并天下前二三十年間物也

秦陽陵虎符跋

陽陵銅虎符藏上虞羅氏長漢建初尺四寸許左右二
符膠固爲一金錯篆書文各十二曰甲兵之符右在皇
帝左在陽陵實秦虎符也案漢書景帝紀葬陽陵地理
志左馮翊陽陵縣故弋陽景帝更名或據此以爲漢景
武以後之物然與漢符不合者有五一史記及漢書文
帝紀二年九月初與郡國守相爲銅虎符竹使符今傳
世漢虎符其文皆云與某郡守或大爲虎符與此符文
絕不同又陽陵乃縣名非郡國名無與爲虎符之理此
與漢制不合者一也漢符之數應劭云銅虎符第一至
第五今傳世漢符肋下皆有某郡左幾某國右幾字皆
記數字此符無之與漢制不合者二也漢符傳世者其

文刻於脊上合之而後可讀如周官傳別之制此符左
右文同皆在脊左右如周官質劑之制此其不合者三
也史記正義引崔豹古今注云銅虎符銀錯書之今注古
無此今傳世漢符皆係銀錯此符獨用金錯此其不合
者四也此符字畫頗肥而所錯之金極薄幾與以泥金
書者相等若漢世金錯器如莽幣一刀平五千之一刀
二字則字細而金厚他器如安昌車飾等亦然此其不
合者五也若云秦符則有四證焉漢志陽陵雖云景帝
所置然史記高祖功臣侯年表有陽陵侯傳寬列傳亦
同索隱云陽陵楚漢春秋作陰陵然維縣郭氏有陽陵
邑丞封泥邑丞者侯國之丞足證傳寬所封爲陽陵而
非陰陵是高帝時已有陽陵其因秦故名蓋無可疑此
一證也此符字數左右各十二字共二十四字皆爲六

之倍數案史記秦始皇本記稱數以六爲紀故秦一代
刻石有韻之文皆用六之倍數此符亦同此二證也文
字謹嚴寬博骨勁肉豐與泰山琅琊臺刻石大小雖異
而體勢正同非漢人所能彷彿此三證也若云秦符則
其左右二符合併之故亦可得而言焉案秦漢虎符右
常在內左常在外不相合併秦始本紀及高祖本紀
皆云秦王子嬰奉天子璽符降軹道旁蓋子嬰於降漢
之時斂左符而并獻之秦璽入漢旣爲傳國之寶此符
雖不復用亦必藏之故府爲國重器合置旣久中生鏽
澀遂不可開否則右符旣不常在外左符亦無入京師
之理二符無自膠固矣此四證也或又謂此符長短與
始皇本紀所云符法冠皆六寸者不合然六寸之符謂
竹使符漢竹使符亦長六寸同於秦制若虎符則發兵

之事貴於慎密短則易藏而難見故長僅四寸許此又求之事理而可通者也

李斯書存於今者僅泰山十字耳琅邪臺刻石則破碎不復成字即以拓本言泰山刻石亦僅存二十九字琅邪臺雖有八十五字而漫漶過半此符乃秦重器必相斯所書而二十四字字字清晰謹嚴渾厚徑不過數分而有尋丈之勢當爲秦書之冠惜係錯金爲之不能拓墨耳

此符甲字作甲从古文甲在字作十亦猶用古文不用小篆而會稽刻石數動甲兵之甲嶧山刻石維初在昔之在皆與今小篆同殆兩刻皆在同一文字之後此符之作尙在其前也

行文平闕之式古金文中無有也惟琅邪臺殘石則遇



始皇帝成功盛德及制曰可等字皆頂格書此爲平闕之始此符左右各十二字分爲二行皇帝二字適在第二行首可知平闕之制自秦以來然矣

古代文字極難作僞如嶧山刻石文雖不見於史記然一讀其文可決其爲嬴氏物也此符雖寥寥十二言然如右在皇帝四字豈漢以後人所能作耶

記新莽四虎符

傳世新莽虎符四維縣陳氏藏一符脊文曰新與河平
□□連率爲虎符脊文曰河平郡左二吳縣吳氏藏二
符其一脊文曰新與壓戎□□連率爲虎符脊文曰壓
戎郡右二其二曰新與敦德廣和連率爲虎符脊文曰
敦德郡左二吳縣蔣氏藏一符脊文曰新與武亭汜汜
連率爲虎符脊文僅武亭二字可辨皆錯金書與秦符

同脊文半在他符故有不可辨之字河平符河平半字
下爲和躬二半字案漢書地理志平原郡莽曰河平又
其屬羽縣莽曰羽貞則和躬乃羽貞二字之半也隴西
郡莽曰厭戎又其屬西縣莽曰西次壓戎符脊文戎字
下存豕豈二半字似西道二字之半此郡屬縣多以道
名疑莽之西次亦名西道也敦煌郡莽曰敦德其屬廣
至縣莽曰廣桓吳氏第二符脊文廣字下存木旁則當
是桓之半字也惟武亭一郡不見漢志漢志載莽郡之
以亭名者有治亭東郡有同亭荆郡而東郡屬清縣下莽
曰清治今武亭符脊文亭下二字皆从水旁疑清治二
字之半而武亭亦即治亭之初名王莽之篡成於東郡
翟義之平則名此郡爲武亭固其宜也此諸符脊文但
云河平郡壓戎郡敦德郡武亭郡而脊文言河平羽貞

連率壓戎西道連率敦德廣桓連率武亭清治連率於
郡下復綴一縣者蓋莽以古之連率所統非一國故於
郡下復舉一縣使若統二郡者實則仍領一郡而已王
莽傳稱翼平連率田况夙夜連率韓博翼平故北海壽
光縣夙夜故東萊不夜縣均非莽郡疑其本名當云北
海翼平連率東萊夙夜連率漢志北海東萊不著莽而
史略之也因跋此四符遂並著之
記隋銅虎符

兵符之制古者皆右在內而左在外又左右之數各同
三代不可考曲禮曰獻粟者執右契鄭注契券要也右
爲尊契以右爲尊符節可知尊者在內卑者在外亦可
知也秦虎符右在皇帝左在陽陵蓋用古制漢則文帝
二年初與郡國守相爲銅虎符竹使符師古曰與郡守

爲符右留京師左以與之則右內左外與秦制同顏注
又引應劭曰銅虎符第一至第五國家當發兵遣使者
至郡合符乃聽受之此藏於內者也文選潘元茂冊魏
公九錫文云授君金虎符第一至第五此頒於外者是
內外之數同也今傳世漢以後諸符如漢魏郡太守虎
符嘉定 瞿氏藏東萊太守虎符吳縣 吳氏藏立菟太守虎符海豐 吳氏藏
藏 漁陽太守虎符吳縣 吳氏藏長沙太守虎符同 及王莽壓
戎敦德二符魯文皆云左二漢常山太守虎符同 及王莽壓
則云左三晉上黨太守二符一云右二一云左二是左
右數同之證也各左 右隋兵符亦然吳縣蔣氏藏隋虎符
八吳氏藏隋符二又有一符不知藏誰氏共十一枚其
中右符六曰右禦衛相原四曰右禦衛永昌二曰右禦
衛美政五曰右翊衛天井一曰右翊衛石橋二左符五



曰右禦衛安昌四曰右武衛白松二曰右屯衛溫陽一
曰右屯衛清湖四曰左屯衛赤城五左右孰內孰外雖
不可考然左右二符各有第四第五則左右之數亦當
相等如秦漢以來制也兵符之制至唐始大變大唐六
典載銅魚符王畿之內左三右一王畿之外左五右一
左者進內右者在外不獨左內右外左右之數亦各不
同宋符則兼用古制與唐制二者玉海八十載康定元
年八月二十四日端明殿學士李淑等言參酌古制定
銅符形制上刻篆文曰某處發兵符下鑄虎豹飾而中
分之右符五左旁作虎豹頭四左符一右旁爲四竅令
可契合又以篆文相向側刻十千字爲號右符留京師
樞密院左符降付諸處慶曆元年罷然則宋符右內左
外與秦漢同而內五外一則用唐制自來兵符之制度

卽此可觀矣

僞周二龜符跋

吳縣吳憲齋中丞藏龜符二一曰太和門外左龍武軍
二曰鷹揚衛左紫輝第四二符皆贗也案長安志云大
明宮東面第一門曰太和門又曰太和門外從東第一
曰左羽林軍第二曰左龍武軍第三曰左神策軍與此
符合然此符作龜形當爲武后時物而龍武軍置於元
宗時舊唐書職官志云初太宗選飛騎之尤驍健者別
署百騎以爲翊衛之用天后初加置千騎中宗加置萬
騎分爲左右營置使以領之開元二十七年改爲左右
龍武軍新書兵志則云及元宗以萬騎平韋氏改爲左
右龍武軍唐會要七十四載開元二十六年十一月析左
右羽林軍置龍武軍以左右萬騎隸焉注云或出開元

二十七年三月廿七日此龜符爲武后時物時尚無左
龍武軍之名又考唐六典成於開元二十四年而北軍
只有左右羽林一軍無龍武軍杜甫曲江對雨詩龍武
新軍深駐輦是詩作於至德之初而軍成於開元之末
相距十六七載故曰新軍若僞周時已有龍武軍則不
得云新矣此龜符蓋放九仙門外右神策軍魚符而作
者而不知武后時無龍武軍也又鷹揚衛左紫輝第四
一符乃左符六典言兵符王畿之內左三右一鷹揚衛
近在皇城左符不得有四亦係僞作中丞博雅精鑒乃
於此二符失之甚矣考古之不易也

元銅虎符跋

上虞羅氏藏銅牌一上端文隱起作虎首首下有孔以
便繫佩孔下蒙古字一行兩面同余謂此卽元史之虎

符也元之虎符俗云虎頭牌汪元量水雲集湖州歌云
文武官僚多二品還鄉盡帶虎頭牌關漢卿閨怨佳人
拜月亭雜劇云虎頭兒金牌腰內懸則當時本謂之牌
不謂之符雅言謂之虎符各雖古制則非矣往讀元史
竊怪元人受虎符之賜者極多乃無一傳世者今見此
牌並憶汪關詩詞語可以知當時金銀諸符之制矣
王復齋鐘鼎款識中晉前尺跋

古尺存於今者惟曲阜孔氏之後漢建初尺濰縣某氏
之新莽始建國銅尺耳上虞羅氏藏古銅尺一牙尺一
並與建初尺長短略等然無銘識以制度觀之實漢物
也又有元延銅尺不知藏誰氏較建初尺弱二分許其
銘識乃仿元延銷爲之蓋非真物蜀尺則上虞羅氏舊
藏章武弩機其望山上有金錯小尺與建初尺長短略

同

此弩機後爲瑞中忠敏公索去載於陶齋吉金錄圖中失摹其尺殊可惜也

又藏魏正始弩機亦有

尺度較建初尺微長殆卽隋書律歷志所謂杜夔尺也
晉尺未有傳者世所謂晉前尺拓本皆出於王復齋鐘
鼎款識國朝諸大家如沈果堂程易疇阮文達等皆以
是爲真晉尺也然其銘詞則曰周尺漢志鎡歆銅尺後
漢建武銅尺晉前尺並同凡一十九字與隋志所載晉

前尺銘不合

隋志祖沖之所傳銅尺其銘曰晉泰始十年中書考古器校今尺長四分半所校古法有七品一曰姑洗玉

律二曰小呂玉律三曰西京銅望臬四曰金錯望臬五曰銅斛六曰古泉

七曰建武銅尺姑洗微強西京望臬微弱其餘與此尺同凡八十二字

且此尺苟爲荀勗所制尤無自稱晉前尺之理故羅叔
言參事疑爲宋人仿造余考之宋史律歷志知卽宋高
若訥所造隋志十五種尺之一也宋志謂若訥用漢貨
泉度尺寸依隋書定尺十五種上之藏於太常寺一周
尺與漢志劉歆銅斛尺後漢建武中銅尺晉前尺同云

云與此尺銘辭只差三字則此尺爲若訥所造甚明易
疇先生乃謂以莽布校之豪髮不爽遂定爲真晉前尺
不知若訥此尺正用莽布所造則自無不合之理以易
疇之聰明而尙爲所欺殊不可解然復齋款識已收此
拓本則南宋人已以此爲真晉尺此亦猶政和禮器南
渡後卽以爲劉宋器也然則晉前尺世間久無此物亦
無拓本雖可以建初始建國二尺及錢布弩機等推校
之亦僅能得其近似若訥所造復齋所收亦所謂得其
近似者遽以是爲真晉尺則大誤矣

日本奈良正倉院藏六唐尺摹本跋

日本奈良正倉院藏唐尺六乃彼國天平勝寶八年

唐當

聖德孝謙天皇之母后獻於東大寺者凡紅牙撥鏤尺

二綠牙撥鏤尺二白牙尺二曾影印於東瀛珠光中余

從沈乙庵先生借摹以今工部營造尺度之綠牙尺乙
長九寸五分五釐紅牙尺乙長九寸四分八釐白牙尺
二均長九寸三分紅牙尺甲與綠牙尺甲均長九寸二
分六釐其最長者與余所製開元錢尺略同其刻鏤傳
色工麗絕倫大唐六典中尙署令注每年二月二日進
鏤牙尺此云紅牙撥鏤尺綠牙撥鏤尺並唐舊名其制
作之工亦非有唐盛時不辦我國素無唐尺此當爲海
內外所僅存者矣唐尺舊史無述亦不言其與前代尺
之比例余疑其卽用周隋之尺何以徵之大唐六典金
部郎中職言凡度以北方秬黍中者一黍之廣爲一分
十分爲寸十寸爲尺十二寸爲大尺十尺爲丈又云凡
積秬黍爲度量權衡者調鐘律測晷景合湯藥及冠冕
之制則用之內外官司悉用大者而隋志謂開皇官尺

卽後周市尺當後周鐵尺一尺二寸周隋時以鐵尺調律以市尺官尺供官私之用唐之尺制全出於此此一證也開皇時以古斗三升爲一升古秤三斤爲一斤唐亦以古三兩爲一大兩分明出於隋制權衡如是度亦宜然此二證也後周鐵尺據達奚震牛弘校以上黨羊頭山大黍累百滿尺謂爲合古則六典所云累黍之尺雖語出漢志而事本宇文又周隋則累百滿尺唐則一黍爲分事正相合且達奚震等奏謂許慎解秬黍體大本異於常疑今之大者正是其中是周隋所據大黍與唐所云中黍本非有異此三證也宋史律厯志載翰林學士丁度議今司天監表尺和峴所謂西京銅望臬者蓋以爲洛都故物也原注晉荀勗所用西京銅望臬蓋西漢之物和峴以洛陽爲西京乃唐東都耳今以貨泉錯刀貨布大泉等校之則景表尺長六分有奇

略合宋周隋之尺由此論之銅斛貨布等尺寸昭然可驗有唐享國三百年其閒制作法度雖未逮周漢然亦可謂治安之世矣今朝廷必欲尺之中當依漢泉分寸若以太祖膺圖受禪嘗詔和峴用景表尺典修金石七十年閒薦之郊廟稽合唐制以示詒謀則可且用景表舊尺云云如是則丁度以宋司天監所用景表尺爲唐尺其尺當漢泉尺一尺六分有奇故丁度等謂唐尺略合於周隋之尺玉海謂其與後周鐵尺同此四證也宋司天監景表尺丁度等以爲唐尺然宋史律厯志又謂今司天監圭表乃石晉時天文參謀趙延又所造則實非唐物然五季未違制作則亦當仍用唐尺隋志言開皇官尺當建武尺之一尺二寸八分一釐今此六尺中之紅牙尺乙正當建初尺之一尺二寸八分二者比例相同又唐書食貨志言開元通寶錢徑八分此錢鑄於高祖武德四年必用隋尺今累開元通

寶錢十二有半即唐之一尺較此六尺中之最長者僅長二分許而寸寸而累之又不能無稍贏餘其相去實屬無幾此五證也故唐尺存而隋尺存隋尺存而隋志之十四尺無不存學者於此觀其略焉可也

宋鉅鹿故城所出三木尺拓本跋

宋鉅鹿故城所出木尺三藏上虞羅氏以同時掘出之慶厯政和二碑觀之是北宋故物也度以今工部營造尺其一長九寸七分與唐開元錢尺正同其二又較長

五分蓋由製作麤狃非制度異也

以上尺寸均據拓本度之拓本經裝背後紙每伸展

其實物當較短於此

以此三尺與唐尺比較觀之知宋公私尺度仍

用唐舊制程文簡演繁露云官尺者與浙尺同僅比淮尺十八而京尺又多淮尺十二公私隨事致用予嘗怪之蓋見唐制而知其來久矣金部定度以北方秬黍中

者爲則凡橫度及百黍即爲一尺此尺既定而尺加二寸別名大尺唐帛每四丈爲一匹用大尺準之蓋秬尺四十八尺也今官帛亦以四丈爲匹而官帛乃今官尺四十八尺准以淮尺正其四丈也國朝事多本唐豈今之官尺即用唐秬尺爲定耶不然何爲官府通用省尺而繒帛特用淮尺也云云今觀唐六牙尺與此三木尺知程氏之言不誣此三尺蓋即所謂淮尺雖略長於唐大尺而歲久差訛與製法疎拙略有異同亦固其所且唐有大小二尺而官私用大尺宋有淮浙二尺而繒帛用淮尺二尺之間其差皆十與八之比則宋尺承用唐尺明矣若程氏所云京尺長淮尺十二此又地方特殊之尺姑存而不論可也

宋三司布帛尺摹本跋

宋三司布帛尺藏曲阜孔氏原尺世未得見世所傳摹本長工部營造尺八寸七分強案玉海列三司布帛尺於皇祐古尺元祐樂尺之前又元豐改官制後更無三司使之名則此尺乃宋初尺也惟諸書所記三司尺長短頗有異同程氏演繁露謂官尺省尺與浙尺同趙與峇賓退錄謂省尺者三司布帛尺也周尺當布帛尺七寸五分弱於今浙尺爲八寸四分案省尺七寸五分當浙尺之八寸四分以比例求之則省尺當浙尺之一尺一寸二分浙尺當省尺之八寸九分四釐有奇與程說不同然徵之布帛尺摹本則其八寸九分四釐即浙尺長略同唐租尺浙尺比淮尺十八淮尺自當略同唐大尺則程氏謂浙尺淮尺出於唐尺其說甚是惟謂省尺與浙尺同則未諦也嘗攷尺度之制由短而長殆爲定例

其增率之速莫劇於西晉後魏之間三百年間幾增十分之三求其原因實由魏晉以後以絹布爲調官吏懼其短耗又欲多取於民故代有增益此三司布帛尺之大於唐租尺亦不外此例唐以大尺四丈爲匹宋以布帛尺四十八尺爲匹據程氏說增於唐者已踰十分之一而民間所用浙尺淮尺則尙仍唐舊知此可以明此尺與唐尺及宋淮浙二尺不同之故矣

匈奴相邦印跋

匈奴相邦王印藏皖中黃氏其形制文字均類先秦古鈔當是戰國訖秦漢間之物考六國執政者均稱相邦秦有相邦呂不韋見戈文魏有相邦建信侯見劍文今觀此印知匈奴亦然矣史家作相國者蓋避漢高帝諱改史記大將軍票騎列傳屢言獲匈奴相國都尉等而匈奴

列傳記匈奴官制但著左右賢王以下二十四長而不舉其目又言二十四長亦各自置千長百長十長裨小王相封都尉當戶且渠之屬漢書相下無封字相封即相邦古邦封二字形聲並相近易邦爲封亦避高帝諱耳惟匈奴傳之相封謂左右賢王以下所置相匈奴諸王各有分地大略如漢之諸侯王其相亦當如漢之諸侯相此匈奴相邦則單于自置之相略如漢之丞相矣匈奴遺物傳世者惟漢所賜之匈奴官印其形制文字自當與漢印同此印年代較古又爲匈奴所自造而制度文字並同先秦可見匈奴與中國言語雖殊尙未自制文字即有文字亦當在冒頓老上以後非初葉之事矣

一貫背合同銅印跋

上虞羅氏藏一貫背合同銅印此南宋會子印也金人

鈔幣亦有合同印金史食貨志言先是嘗行三合同交鈔至泰和二年止行於民間今傳世金大鈔銅板闌外有中都合同南京合同平涼府合同三印又太倉徐氏藏貞祐五貫銅板闌外有京兆府合同平涼府合同二印其印皆附於板上此云壹貫背合同不著地名而著貫數與金制不同案宋史輿服志載行在都茶場會子庫每界給印二十五國用印三鈕各以三省戶房國用司會子印爲文檢察印五鈕各以提領會子庫檢察印爲文庫印五鈕各以會子庫印造會子印爲文合同印十二鈕一貫文二鈕各以會子庫一貫文合同爲文五百文二百文準此此云壹貫背合同亦著貫數乃宋制也宋志所云一貫文合同蓋印於會子面者與金鈔板所附合同印同此云背合同必印於會子之背明洪武

一貫寶鈔背有印造寶鈔局印及一貫印當仍金元舊制以此推之則宋之會子紙背亦當有印又金之地名合同印皆與鈔板聯合者所以省重印之勞此印單行爲印於紙背者無疑矣因宋志失記故詳著之

齊魯封泥集存序

自宋人始爲金石之學歐趙黃洪各據古代遺文以證經考史咸有創獲然塗術雖啓而流派未宏近二百年始益光大於是三古遺物應世而出金石之出於邱隴窟穴者既數十倍於往昔此外如涇陰之甲骨燕齊之陶器西域之簡牘巴蜀齊魯之封泥皆出於近數十年間而金石之名乃不足以該之矣之數者其數量之多年代之古與金石同其足以考經證史亦與金石同皆古人所不及見也癸丑之歲上虞羅叔言參事既印行

敦煌古佚書及所藏涇陰甲骨文字復以所藏古封泥拓本足補濰縣陳氏海豐吳氏封泥考略之闕者甚多因屬國維就考略所無者據漢書表志爲之編次得四百餘種付諸精印以行於世竊謂封泥之物與古璽相表裏而官印之種類較古璽印爲尤夥其足以考正古代官制地理者爲用至大姑就此編所錄舉其犖犖大者以官制言之則漢諸侯王官屬與漢朝無異也漢書諸侯王表謂藩國宮室百官同制京師百官公卿表謂諸侯王羣大夫都官如漢朝賈誼書亦謂天子之於諸侯臣同御同宮牆門衛同初疑其爲充類之說非盡實錄乃此編所載齊國屬官除丞相御史大夫外則大匠當漢之將作大匠長秋當漢之大長秋下至九卿所屬令丞如大祝祠祀園寢諸官爲奉常之屬郎中爲郎中

令之屬中廢丞爲太僕之屬內官丞爲宗正之屬大倉
大官樂府居室謁者御府宦者諸官爲少府之屬武庫
丞爲中尉之屬食官爲詹事之屬鐘官爲水衡之屬屬
官既備長吏可知始知賈生等齊之篇孟堅同制之說
信而有徵此其關於官制者一也若夫扶風列表司馬
續志成書較後頗有闕遺此篇所錄則漢朝官如雒陽
宮丞宮司空私官丞中私官丞漢書張安世傳雖有私官然百官表有私府無私官王
侯屬官如齊武士丞齊昌守丞齊中右馬齊中左馬齊
司空長齊司宮丞齊左工丞菑川郎丞載國大行郡縣
屬官如水丞平丞陶丞餘官如司空祠官橋監發弩兵
府治府皆班表馬志所未載餘如桐馬五丞中之有農
丞樂府之有鐘官此樂府鑄鐘鑄之官非水衡掌鑄錢之鐘官也鐘官之有火丞班
表亦僅列官府之目未詳分職之名此關於官制者二

也至於考證地理所裨尤多以建置言之則此編中郡
守封泥有臨菑濟北二郡太守封泥有河間卽墨二郡
都尉封泥有城陽一郡皆漢志所無案漢書高帝紀以
膠東膠西臨淄濟北博陽城陽郡七十三縣立子肥爲
齊王史記齊悼惠世家以齊之城陽郡立朱虛侯爲城
陽王以齊濟北郡立東牟侯爲濟北王則漢初及全齊
之時有臨淄城陽濟北三郡也楚元王世家取趙之河
間郡立趙王遂弟辟疆爲河間王是趙國有河間郡也
且濟北建國自興居國除之後安都侯未封之前中爲
漢郡者十一年城陽則共王徙淮南後中爲漢郡者四
年皆在孝景改郡守爲太守郡尉爲都尉之前則濟北
城陽守尉二印固所宜有也惟臨菑守一印則齊國旣
建之後當稱內史國除之後又當稱齊郡太守此印云

臨菑守必在高帝初葉悼惠未封之時且臨菑二字猶當爲秦郡之名也夫始皇既滅六國所置諸郡無卽以其國名之者東郡不云衛郡潁川不云韓郡邯鄲不云趙郡何獨臨淄乃稱齊郡然則漢之初郡必襲秦名則班固以齊郡爲秦郡而不云故秦臨淄郡者非也河間卽墨二太守封泥皆孝景中二年以後物卽墨乃膠東國屬縣而河間膠東二國自孝景以至孝平未有絕世光武中興乃并河間於信都以膠東封賈復然則此二郡太守之印當在亡新之後建武之初與封泥考略之膠東太守膠西太守二印均足補漢志之闕者也此外縣邑封泥如盧邱丞梧里丞稷丞等前後二志均無此縣此關於地理之建置者一也漢表稱列侯所食縣曰國皇太后皇后公主所食曰邑今此編中邑丞封泥二

十有八除琅邪爲魯元公主所食邑外餘皆列侯食邑惟載國大行一封泥乃稱國耳此關於地理之稱號者二也又縣邑之名往往岐誤如齊悼惠王子罷軍所封侯國史漢均作管今封泥有管侯相印管屬濟南時爲齊縣王子所封當在境內則管侯乃管侯之譌也齊哀王舅駟鈞所封國史記孝文紀作清郭漢書文帝紀作靖郭史表作清都漢表作鄒徐廣注史表又云一作梟今封泥有請郭邑丞請郭丞則知前五名皆請郭之譌也華毋害所封國史表作絳陽漢表作終陵今有絳陵邑丞封泥則史記陽字誤漢書終字誤也秘彭祖之國史漢二表並作戴索隱音再今有載國大行封泥則音不誤而字誤也餘如臨淄之爲臨菑劇之爲劇萊蕪之爲來無不其之爲第其臨轅之爲臨袁均字有通假形

有增損非有實物孰能知之此關於地理者二也至於二書違異無所適從如漢表浚夷侯周舍史表浚作郊郁根侯驕史表郁根作郁狼今封泥有郊侯邑丞及郁狼鄉印左傳隱元年注亦云高平方與縣東南有郁郎亭與此封泥字異音同則史是而漢非也濟南著縣前後二志均爲著字韋昭讀爲著龜之著師古非之然後魏濟南尙有著縣今封泥又有著丞之印則韋是而顏非也東萊掖縣二志皆從手旁齊策兩云夜邑今封泥有夜丞之印及夜印則齊策是也古地名有歷字者字均作磨如秦策及史記春申君列傳之濮磨史記侯表之磨侯樂毅列傳之磨室今本皆轉譌作磨今封泥有磨城丞印足證上三磨字皆磨之譌此關於地理者四也凡此數端皆足以存一代之故發千載之覆決聚訟

之疑正沿襲之誤其於史學裨補非鮮若夫書跡之妙冶鑄之精千里之潤施及藝苑則又此書之餘事而無待贅言者也至封泥之由來與其運用詳余簡牘檢署考其出土源流則參事序中詳之並不贅云

齊魯封泥集存書後

齊魯封泥集存中有清河太守河間太守卽墨太守三印文字精絕自其形制觀之當爲漢初之物與中葉後印絕不同余前序此書以改郡守爲太守在景帝中二年七月漢書景帝紀及百官公卿表具有明文而河間國封於孝景前二年四月膠東國治卽墨封於孝景中二年三月自是訖於王莽之篡未嘗爲漢郡是前漢不得有此二郡太守故定爲光武初年之物然細觀之其形制文字終不類東京又考之後漢之初亦無置卽墨

郡之理卽墨在前漢爲膠東國都至王莽廢膠東國爲郡改爲郁秩以其屬縣之郁秩莽曰郁秩亭爲名則莽時之郁秩郡當治郁秩而不治卽墨光武但復膠東之名而郡治仍之故建武十三年封賈復爲膠東侯食郁秩壯武下密卽墨挺胡觀陽六縣以郁秩爲首至肅宗時復孫敏有罪國除更封復小子邨爲膠東侯邨弟宗爲卽墨侯各食一縣以膠東與卽墨爲二縣膠東前無此縣蓋卽郁秩此又後漢之膠東不治卽墨而治郁秩之一證也故光武初年決無置卽墨郡之理而景帝中二年後迄於孝平膠東國又未嘗爲漢郡則此印非漢初之物而何蓋卽墨自戰國時已爲重地與臨淄並故張儀說齊王曰臨淄卽墨非王之有田肯說漢高帝亦曰齊東有琅邪卽墨之饒田市之王膠東實都卽墨及高帝

以膠東等郡立子肥爲齊王文帝分齊別郡置膠東國亦仍其故治而中間膠東郡之稱或爲卽墨猶菑川郡之或稱劇郡東海郡之或稱郟郡淮陽郡之或稱陳郡各以所治之縣名之也故卽墨爲漢初之郡殆無可疑漢書高五王傳謂齊悼惠王得自置二千石此印猶當爲悼惠王所鑄也河間太守清河太守二印形制相同亦可因此而決其爲漢初之物至太守之稱戰國時已有之亦非自景帝中二年始墨子號令篇云操太守之節而使者又云勇士父母親戚妻子之舍必近太守又云望氣者舍必近太守凡言太守者三趙策請以三萬戶之都封太守千戶封縣令史記趙世家亦引其文則戰國時已有太守矣卽云墨子號令諸篇多秦漢間制度或係漢時墨者所作戰國策之文亦有後人增益然

上所述地理沿革上之證據既明白如彼則轉可由此封泥而證漢初郡守已各大守至景帝中二年更名郡守爲大守不過以七國既平大啓郡縣其時領郡之官或稱郡守或稱大守故整齊畫一之耳同時又改郡尉爲都尉都尉之稱漢初亦有之均非至是創作也此編又有齊昌守丞封泥殆亦齊悼惠王時物案漢志無昌郡則不得有守丞惟琅邪郡有昌縣又千乘郡博昌縣下注引應劭曰昌水出東萊昌陽皆在齊地此當與卽墨郡皆爲悼惠王所置此昌守丞上冠以齊字尤明示此事實矣

漢黃腸木刻字跋

甲寅乙卯間粵東南海人治地得南越文王故冢有大木數十章皆長丈餘方尺餘每章刻甫一甫二以至甫

幾十此木有甫十八三字蓋其第十八枚余謂此槲木也古槲用木爲之檀弓曰天子柏槲喪大記曰君松槲大夫柏槲士雜木槲是也漢時謂之黃腸漢書霍光傳賜梓宮便房黃腸題湊如淳引漢儀注曰天子陵中明中高丈二尺四寸周二丈內梓宮次榱槲黃腸題湊是黃腸題湊最在外也黃腸之爲木固矣然後世或兼以石爲之周禮方相氏鄭注云天子之槲柏黃腸爲裏而表以石焉鄭君之注蓋以漢制說周禮其所用之石亦謂之黃腸余曩見溷陽端氏藏一石上刻三十三字曰第九百二十五廣三尺厚尺五寸長三尺九寸二分熹平元年十月更黃腸掾王條主按此種墓石古代已有出土者水經濟水注漢靈帝建寧四年於敖城西北壘石爲門以遏渠口渠儀謂之石門石銘曰建寧四年十

一月黃腸石也而主吏姓名摩滅不可復識云云實則
酈氏所見石門實後世發漢建寧舊墓石爲之酈氏誤
以治石之年爲作門之年不悟水門之銘不得稱黃腸
石也然則黃腸本用木後代以石端氏藏石所云更黃
腸者更者代也其所云第九百二十五者卽此木之所
記甫一甫二以至於甫幾十也又曩見陽嘉元年一石
云第卅二熹平三年一石云第四百四十三皆與此同
而此前於諸石者又數百年可以見漢代文化南北略
同矣

觀堂集林卷十五

國均樓

觀堂集林卷第十六

史林八

海甯王國維

魏石經考一

漢魏石經同立於大學其時相接其地又同昔人所記
往往互誤故欲考魏石經之經數石數必自漢石經始
矣漢石經經數據後漢書靈帝紀盧植傳儒林傳序宦
者傳皆云五經蔡邕傳儒林傳張馴下則云六經隋書
經籍志云七經其目則洛陽記後漢書蔡邕傳注引舉尚書周易公
羊傳禮記論語五種洛陽伽藍記舉周易尚書公羊禮
記四種隋志則有周易尚書魯詩儀禮春秋公羊傳論
語七種本據拓宋時存詩書儀禮公羊傳論語五種據殘石此
先儒所謂五六七經之不同不可得而詳者也其石數
則西征記太平御覽卷五百八十九引云四十枚洛陽記云四十六枚

洛陽伽藍記云四十八碑水經注穀水篇復以四十八碑爲魏三字石經北齊書文宣帝紀云五十二枚此亦先儒所謂不可得而詳者也余謂欲知漢石經之經數石數當以二者參伍定之今用此法互相參校則經數莫確於隋志石數莫確於洛陽記記云大學在洛城南開陽門外講堂長十丈廣二丈堂前石經四部本碑四十六枚西行尚書周易公羊傳十六碑存十二碑毀南行禮記十五碑悉崩壞東行論語三碑二碑毀後漢書蔡邕傳注引此但云洛陽記而光武紀注引首三語云陸機洛陽記則全文亦當爲機語然陸機時漢石經尙未崩毀魏志王肅傳注引魏略黃初後掃除大學之灰炭補舊石經之缺壞是漢石經雖經董卓之亂已修補完具自是訖晉初洛陽初無兵火自則所引疑非機書考隋志載洛陽記四卷無撰人姓名洛陽記一卷陸機撰洛陽圖一卷晉懷州刺史楊佺期撰佺期會爲龍驤將軍後書儒林傳注引楊龍驤洛陽記是佺期圖亦有記稱元和郡縣圖志又引華延雋洛陽記新舊兩

唐書志皆有戴延之洛陽記一卷是洛陽記共有四五種然其記碑之方位存毀較水經注洛陽伽藍記爲詳固當在酈道元楊銜之二書之前矣惟所記經數則不無舛誤記於西行二十八碑中失記魯詩及春秋二經又南行十五碑之禮記實指儀禮言皆得以諸經字數證之漢石經據傳世宋拓本尙書論語大率每行七十三四字因古本今本字數不同故不能決其每行若干字他經當準之又據洛陽記載朱超石與兄書石經高丈許廣四尺則縱得七十餘字者橫當得三十餘字今以一碑卅五行行七十五字計則每碑得二千七百二十五字又漢魏石經皆表裏刻字則每碑得五千四百五十字二十八碑當得十有五萬四千字而洛陽記謂西行尙書周易公羊傳十六碑存十二碑毀似此二十八碑止書三經今據唐石經字數則周易二萬四千四百三十

七字尚書二萬七千一百三十四字而漢石經無偽古
文二十五篇並孔安國序僅得一萬千八百五十字
又唐石經公羊傳四萬四千七百四十八字漢石經公
羊傳無經文并何休序僅得二萬七千五百八十三字
三經共七萬六千七百七十字則十四碑已足容之無須二
十八碑惟加以詩四萬八百四十八字據唐石經毛詩字數
魯詩字數未必與毛
同然當不甚相
遠他經故此春秋經一萬六千五百七十二字據宋李燾
春秋古經
後序共十有二萬八千又九十字約需二十有五碑而
據隸釋所載漢石經殘字則魯詩每章之首與公羊傳
每年之首皆空一格又經後各有校記題名恐正需二
十八碑此西行二十八碑於易書公羊傳外當有詩春
秋二經之證也記又云南行禮記十五碑魏晉以前亦
以今之儀禮為禮記鄭君詩采藝箋引少牢饋食禮郭璞爾雅釋
詁注引上相見禮釋言注引有司徹釋草注

引喪服傳
皆云禮記非指小戴記之四十九篇以經字證之禮記九
萬八千九百九十九字據唐石經非漢石十五碑所能容以漢
每碑字數計
須十有九碑惟儀禮五萬七千一百一十一字則需十一
碑其餘當為校記題名此南行十五碑之禮記實為儀
禮之證也其所云東行論語三碑原作二碑顧氏石經攷引
改為三碑以都數計之顧
也則與論語字數正合然則以碑數與經文字數互
校漢石經經數當為易書詩禮儀春秋五經并公羊論
語二傳故漢時謂之五經或謂之六經隋志謂之七經
除論語為專經者所兼習不特置博士外其餘皆當時
博士之所教授也其石數當為四十六碑而洛陽伽藍
記所舉之禮記後魏時專謂四十
九篇者為禮記隋志注之梁時鄭氏尚
書八卷毛詩二卷既非博士所業又增此三種則與石
數不能相符此皆可決其必無者漢石經之經數石數

既明然後魏石經之經數石數可得而考矣

魏石經考二

魏石經所刊經數據西征記洛陽伽藍記爲尚書春秋

二部隋書經籍志所載亦僅有三字石經尚書九卷

卷十三三字石經尚書五卷三字石經春秋三卷

惟舊唐書經籍志乃有三字石經尚書古篆三卷三字

石經左傳古篆書十三卷

唐書藝文志同惟左傳十三卷作十二卷是於尚書春

秋二經外又有左氏傳隸續錄洛陽蘇望所刊魏石經

遺字除尚書春秋外亦有左氏桓七年傳九字桓十七

年傳二十六字然以古書所記魏石經石數參證之則

疑竇不一而足案魏石經石數據水經注穀水篇則四

十八碑據西征記御覽卷五百八十九引則三十五碑據洛陽伽藍

記則二十五碑而無論二十五碑三十五碑四十八碑

均不足以容尚書春秋左傳三書字數考唐石經尚書

二萬七千一百三十四字春秋左氏傳十九萬八千九

百四十五字共得二十二萬六千又七十九字除僞古

文二十五篇并孔安國序八千四百八十四字杜預序

一千六百又七字共一萬又九十一字計得二十一萬

五千九百八十八字每字三體當得六十四萬七千九

百六十四字而魏石經每石字數僅四千有奇余就黃

縣丁氏所藏魏石經殘石

此石光緒間出洛陽濼縣估人范某得之洛陽某村路旁茶肆其面已遭

椎擊范估見其似有字迹而不存筆畫摸索石背則字亦顯然乃以經

以五千錢購歸售諸黃縣丁氏此范估親爲羅叔言參事言者文排比之則每行得六十字更以此行款排比隸續所

錄魏石經尚書春秋殘字亦無一不合知每石皆每行

六十字又量其字之長短則每八字當漢建初尺一尺

弱六十字當得建初尺七尺有半碑之上下當有餘地

則與西征記及水注經所云石長八尺者合矣水經注復云石長八尺廣四尺八尺之長除上下餘地得六十字則四尺之廣不止容三十字以各石相接故左當得三十四五字今以每碑三十五行行六十字計之則每碑得二千一百字加以表裏刻字洛陽伽藍記所云如是今丁氏殘石雖僅存一面然其他面尚隱隱有則得四千二百字故尚書春秋左傳三經字數須一百五十五石乃能容之此不獨與古書所記石數無一相合亦恐非正始數年中所能辦且考之隋以前紀載未嘗及左傳核之石數又不能容三經疑當時所刊左傳實未得全書十之二三隸續所錄左傳文乃桓公末年事案左氏隱桓二公傳共九千三百三十九字加以尚書一萬八千六百五十字春秋一萬六千五百七十二字篇題字未計共四萬四千五百六十一字每字三

體得十有三萬三千六百八十三字今依西征記三十五碑字數計之得十有四萬七千字蓋所刊左氏傳當至莊公中葉而止若如洛陽伽藍記所云二十五碑則尚不足容尚書春秋二經字數如上所計以二十五碑字數校六十字而水經注之四十八碑實為漢石經石數故魏石經石數當以西征記為最確也其經數則尚書春秋外左傳本未刊成故六朝及唐初人紀載均未之及唐宋以後蒐求殘石及遺拓始及之而新舊二志十二卷或十三卷之數殆兼春秋經言之且未必遽為全卷固非可據以難上文所論述也

魏石經考三

漢一字石經為周易尚書詩儀禮春秋公羊傳論語七種除論語不在經數不立博士外餘皆立於學官之經

博士之所講授者也且漢石經後各有校記蓋盡列學官所立諸家異同隸釋謂石經有一段二十餘字零落不成文惟有叔于田一章及女曰雞八字可讀其閒有齊韓字蓋敘二家異同之說是漢石經用魯詩本而兼存齊韓二家異字也又隸釋所錄公羊哀十四年傳後有三行皆有顏氏有無語是漢石經公羊用嚴氏本而兼存顏氏異字也論語後有包周及盍毛包周字是論語亦用某本而兼存盍毛包周諸本異字也以上詩之魯齊韓公羊之嚴顏皆立於學官之書石經以一本爲主而復著他本異同於後則當時學官所立諸家經本已悉具於碑是蔡邕等是正六經文字之本旨而後儒所以咸取正於是者也由是推之漢石經易書禮三經其校記雖不存一字然後漢博士易有施孟梁邱京氏

四家書有歐陽大小夏侯三家禮有大小戴二家石經本亦必以一家爲主而於後著諸家之異同如魯詩公羊傳例蓋可斷也蓋漢自石渠虎觀二議已立講五經同異之幟嗣是章帝令賈逵撰歐陽大小夏侯尙書與古文同異又撰齊魯韓詩與毛氏異同馬融亦著三傳異同鄭元注周官存故書字又著杜子春讀爲某鄭大夫鄭司農讀爲某是亦著杜鄭二家之異同注禮經則著古今文之異同注論語則存魯讀當時學風已可概見况石經之刊爲萬世定本既不能盡刊諸家又不可專據一家則用一家之本而於後復列學官所立諸家之異同固其所也然漢學官所立皆今文無古文故石經但列今文諸經之異同至今文與古文之異同則未及也而自後漢以來民間古文學漸盛至與官學抗行

逮魏初復立大學暨於正始古文諸經蓋已盡立於學
官此事史傳雖無明文然可得而微證也考魏略言黃
初中太學初立有博士十餘人後漢書儒林傳注及魏志文
帝紀言黃初五年夏四月立大學制五經課試之法置
春秋穀梁博士似魏初博士之數與後漢略同但增置
春秋穀梁一家然考其實際則魏學官所立諸經乃與
後漢絕異齊王芳紀正始六年十二月辛亥詔故司徒
王朗所作易傳令學者得以課試即博士課試五經所用王肅傳肅
為尚書詩論語三禮左氏解及撰定父朗所作易傳皆
立於學官又高貴鄉公紀載其幸太學之問所問之易
則鄭立注也所講之書則馬融鄭立王肅之注也所講
之禮則小戴記蓋亦鄭立王肅注也是魏時學官所立
諸經已為賈馬鄭王之學其時博士可考者亦多古文

家且或為鄭氏弟子也詳見余漢魏博士考當時學官所立者既為
古學而太學舊立石經猶是漢代今文之學故刊古文
經傳以補之隋志載梁有二字石經尚書十三卷三字
石經春秋十二卷此蓋魏石經二經足本十三卷者後
來偽孔傳之卷數與馬融王肅注本之十一卷鄭立注
本之九卷分卷略同而與歐陽大小夏侯之二十九卷
或三十一卷及壁中書之五十八篇為四十六卷者絕
異乃漢魏間分卷之法其春秋十二卷則猶是漢志春
秋古經之篇數亦即賈逵三家經本訓詁之卷數賈氏以
經本與漢志公穀二家經各十一卷者不同蓋漢魏以
前左氏所傳春秋經皆如是也魏時學官所立尚書既
為馬王鄭三家則石經亦當用三家之本三家雖同為
古文尚書然其本已改今字陸氏釋文所引馬鄭本經

文絕非壁中書王肅本亦然敦煌本未改字尚書釋文云此篇既是王注應作今文相承以續孔傳故亦爲古字今本爲宋時陳鄂輩刪去是王肅本亦作今字而此具古篆隸三體者壁中本古文尚書後漢時尚在祕府許慎見之鄭玄亦見之中更董卓之亂雖未必存然當時未必無傳寫之本隋志謂晉世祕府所存有古文尚書經文尚書正義引束皙云盤庚序將治亳殷孔子壁中書作將始宅殷哲所據壁中書蓋卽晉祕府之古文尚書雖未必爲壁中原書亦當自壁中本出矣且漢魏間除祕府本外尚有民間傳寫之本衛恆四體書勢謂其祖敬侯卽衛嘗寫邯鄲淳尚書以示淳而淳不別案淳雖以傳古文書法名然書法與書體亦不能彊別且魏略言淳於黃初中爲博士是淳蓋亦傳古文尚書而爲書博士者其

本宜有所受之是魏時尚書古文固有祕府本及民間本矣至古文春秋經及左氏傳至魏時尚存否雖不可考然周禮小宗伯注引古文春秋經公卽位爲公卽立是鄭君猶及見之正始距鄭君之卒不過數十年或當時尚有傳寫之本矣且漢魏之閒字指之學大興魏時博士如邯鄲淳如蘇林如張揖皆通古今字指者也王傳注引魏略邯鄲淳善蒼雅篆許氏字指又劉劭傳注引魏略蘇林通古今字指隋志張揖有古今字詁三卷字指舊唐志作字旨或謂字義之學然隋志有雜字指一卷後漢太子中庶子郭顯卿撰又字指二卷晉朝議大夫李彤撰汗簡多引郭顯卿字指李彤集字其字皆古文是字指殆謂古今字之學其體例當如漢志又魏略儒宗傳序謂太和青龍中太學課試臺閣舉格太高加不念統其大義而問字指墨法點注之閒是課試諸生亦用字指魏之石經古文果壁中本若其子本抑用當時字指學家自定之本均不可知然卽令出於字指學家之手而字指學家

之所據亦不外壁中古文因漢時除壁中書及張蒼所傳春秋左氏傳外別無古文故也說文序雖言郡國山川所出彝器與古文相似然實

未引今就魏石經遺字中古文觀之多與說文所載壁

中古文及篆文合說文篆文中本多古文且有與殷周古文謂殷虛書契文字及

古金文至壁中書則多先秦文字也合而為許書所未載者然則謂魏石經

古文出於壁中本或其三寫四寫之本當無大誤即謂

出於當時字指學家之手然雖非壁中之本猶當用壁

中之字固不能以杜撰譏之矣至其與壁中本相異者

亦可得而言壁中尚書五十八篇為四十六卷而魏石

經據隋志注僅十三卷且壁中本尚有逸書十六篇武建

時上武成一而魏石經若數逸篇則三十五碑不能刊至

篇為十五篇左傳桓莊間是其篇數當與馬鄭本同是卷數篇數均

異於壁中本也又石經尚書十三卷雖若與梅賾本卷

數同然無梅本所增之二十五篇此亦可以石數字數

證之又梅本書序分冠各篇之首而石經殘字中呂刑

與文侯之命相接處除文侯之命篇題外無容書序之

餘地故知石經書序亦自為一卷與馬鄭本同而與梅

本絕異也要之漢魏石經皆取立於學官者刊之漢博

士所授者皆今文故刊今文經魏學官所立尚書為馬

鄭王三家故但刊三家所注之三十四篇其逸篇絕無

師說又不立學官且當時亦未必存故不復刊亦猶尚

書逸禮春秋左氏傳同為古文逸禮絕無師說又不立

學官故僅刊古文尚書及春秋左氏傳也其刊此三經

者以漢世所未刊其不刊逸書及逸禮者以學官所不

立至費氏易毛詩周官禮記穀梁春秋魏時亦已立學

官而石經無之者蓋禮記穀梁傳均為今學費易毛詩

雖爲古學或已無古文之本而魏石經必具三體故未
之及或欲刊而未果與左傳之未畢工者同隋志一石
下注梁有毛詩二卷上案漢時毛詩未立學官決無刊毛詩之理如果
有毛詩或出魏時所刊後人以用一字與漢石經同遂附之魯詩下耳
然則漢魏石經皆刊當時立於學官之經爲最顯著之
事實矣

魏石經考四

拓石之事未識始於何時然拓本之始見於紀載者實
自石經始後漢書蔡邕傳碑始立其觀視及摹寫者車
乘日千餘兩晉書趙至傳至游太學遇嵇康於學寫石
經石季龍載記遣國子博士詣洛陽寫石經是自漢至
晉之中葉尙無拓墨之法隋志注載梁有一字石經三
字石經其爲拓本或寫本蓋無可考惟隋志著錄之二
種石經確爲拓本志與封氏聞見記均明言之觀其所

存卷數梁時所有魏石經尙書春秋均係完帙當是後
魏初年之物唐初所藏則爲遷鄴前後之物矣隋志所
錄魏石經拓本爲尙書九卷又五卷即九卷中春秋三卷
舊唐書經籍志又有三字石經尙書古篆三卷三字石
經左傳古篆書十三卷新志作既云三字石經復云古
篆書疑唐人就三字石經拓本中專錄其古篆二體未
必卽是拓本且左傳有十三卷之多非六朝人所記魏
石經碑數所能容其中當有春秋而誤視爲左傳者猶
宋蘇望所刊尙書春秋殘字自臧氏琳以前均謂之左
傳遺字也又唐初春秋拓本僅存三卷不應中葉以後
并春秋左傳乃得十三卷然則唐志所錄殆不能視爲
拓本也大唐六典國子監書學博士掌教國子以石經說文字林爲業
石經三體二年業成說文二年字林一年石經業成年限多於
說文字林則存字當必不少然六朝舊拓唐中葉後蓋已無存偶有殘拓
珍重與鍾王真迹等則書學博士所用以教授者亦當爲寫本而非拓本

且唐初脩隋志時現存之拓本至中睿以後頗已散佚

徐浩古跡記載中宗時以內府真跡賜安樂公主太平公主下至宰相駙馬等自此內庫真迹散入諸家隋志所錄石經拓本之散佚亦當在此時

至開元時僅得十三紙郭忠恕汗簡略敘目錄云開元

時得三字石經春秋臣儀縫案縫上當有押字石經面題云臣鍾

紹京一十三紙又有開元字印翰林院印後有許公蘇

頌梁公姚崇昭文學士馬懷素崇文學士褚无量左金

吾長史魏哲左驍衛兵曹陸元悌左司禦錄事劉懷信

直秘書監王昭遠陪戎副尉張善裝墨池編卷十四盧元卿跋尾記載齊高帝書一

卷後有開元五年十一月五日諸臣列名與此同惟多宋璟一人其諸臣列名次第首張善終宋璟與此適相反又張善作張善慶王昭遠作王知

逸魏哲作魏哲陸陸劉至建中二年知書樓直官賀幽奇劉

逸己等檢校內侍伯宋游瓌掖庭令茹蘭芳跋狀尾焉

其真本即太子賓客致仕馬胤孫家藏之周顯德中嗣

太子借其本傳寫在焉向中正三字孝經序見墨所記

略同竇臯述書賦注云今見三字石經打本四紙石既

尋毀其本最希唐中葉後魏石經拓本見於紀載者惟

此而已宋皇祐癸巳洛陽蘇望得搨本於故相王文康

家刊以行世歐陽棐集古錄目謂其莫辨真偽余疑其

即開元內府之十三紙何則隸續所錄蘇氏刊本今詳

加分析則尚書六段春秋七段左傳一段共十四段與

開元之十三紙止差一紙其中當有兩段在一紙上者

且開元十三紙後周時尚在馬胤孫家至宋初尚存郭

忠恕見之向中正亦見之中正二字孝經序云永泰中相國馬

亂絲藏得搨本數紙今所書文字悉準王文康家之本當即馬本蘇氏刊之而遺其跋尾遂

使人昧其所出耳厥後胡宗愈復據蘇本刊之錦官西

樓洪适於會稽蓬萊閣亦刊數十字今蘇胡洪三刻皆

元以後訖於有宋之初除寶泉所見四紙外只此十三
紙郭忠恕汗簡引魏石經一百二十二字其見於蘇刻
者七十四字夏竦古文四聲韻引一百十四字其見於
蘇刻者六十三字餘皆出汗簡其在蘇刻及汗簡外者
僅十二字而郭夏二書中蘇刻所無之字頗有蘇刻所
遺者蘇跋謂取其完者刻之則十三紙中磨泐及不
完之字蘇未嘗刊郭夏二氏或能辨而錄之也亦有尙書春
秋左傳三書中本無此字者則亦未必盡出石經郭夏
所見未必遽多於此矣宋以後蘇胡諸刻盡亡魏石經
一綫之傳惟存於隸續若存若亡者又六百年今幸周
書殘石出於洛陽我輩始得見正始原刻固足傲歐洪
諸君於千載之上矣

魏石經考五

孔壁汲冢古文之書法吾不得而見之矣說文中古文

其作法皆本壁中書其書法在唐代寫本與篆文體勢
無別雍熙刊板則古篆迥異案宋初校刊說文篆文當
出徐鉉手古籀二體當出句中正與王惟恭二人之手

宋史儒林傳句中正與徐鉉重校定說文摹印說文後附進書表亦並列
王惟恭葛湍句中正徐鉉四人名中正有三字孝經惟恭有黃庭經亦以
古文書之夏竦進古文四聲韻表云翰林少府監丞王惟恭寫讀古文筆
力尤善是句王皆以古文名說文中古籀二體必句王二人所書明矣

此種書體在唐以前不能徵之自宋以後則郭忠恕之
汗簡夏竦之古文四聲韻呂大臨王楚王球薛尚功輩
所摹之三代彝器皆其一系洎近世古器大出拓本流
行然後知三代文字決無此體惟吳縣潘氏藏不知名古銅器
一筆意近之而結體復異乃六
國時今溯此體之源當自三字石經始矣衛恆四體書
勢謂魏初傳古文者出於邯鄲淳至正始中立三字石
經轉失淳法因科斗之名遂效其形然則魏石經殘字
之豐中銳末或豐上銳下者乃依傍科斗之名而爲之

前無此也自此以後所謂古文者殆專用此體郭忠恕輩之所集決非其所自創而當爲六朝以來相傳之舊體也自宋以後句中正輩用以書說文古文呂大臨輩用以摹古彝器至國朝西清古鑑等書所摹古款識猶用是體蓋行於世者幾二千年源其體勢不得不以魏石經爲濫觴矣

劉平國治谷關頌跋

劉平國治谷關頌刻石在新疆温宿州拜城縣東北百八十里山中其文曰龜茲左將軍劉平國以七月廿六日發家從秦人孟伯山狄虎賁趙當卑萬羌石當卑程阿羌等六人共來作四字三上關谷關八月一日始斷山石作孔至七日堅固萬歲人民喜長壽億年宜子孫永壽四年八月甲戌朔十二日丁酉直建紀此

東烏累關城將軍所作也佐披京北長安瀆于伯

作此誦云云案龜茲左將軍者漢書西域傳龜茲有左右將左右都尉後漢書班超傳超擊莎車龜茲王遣左將軍發温宿姑墨尉頭合五萬人救之是左將軍者龜茲官也劉平國亦龜茲人龜茲在前漢已慕漢俗故其王姓白氏其臣亦用漢姓名秦人謂漢人史記大宛列傳言宛城中新得秦人知穿井漢書匈奴傳言衛律爲單于謀穿井築城治樓以藏穀與秦人守之西域傳言匈奴縛馬前後足置城下馳言秦人我匈奴若馬是匈奴西域皆謂漢人爲秦人孟伯山等六人稱秦人知劉平國非秦人矣谷關谷上數字磨滅不可讀遂不能知所作關城之名至下云東烏累關城將軍所作也云云則又別記一事蓋治關之誦本至紀此二字而

止東烏累以下因作此關而旁記前作他關事非此關
又名東烏累也烏累卽烏壘本前漢都護治所後漢罷
都護官而烏壘一地復爲龜茲所有後漢書西域傳莎
車王賢分龜茲爲烏壘國是也烏壘在龜茲東三百五
十里而此關在龜茲西北自此關言之則烏壘在東故
曰東烏累關城城下所闕當是亦左或並左二字蓋云
東烏累關城亦左將軍所作也以同爲左將軍作故并
記之或云此關卽名東烏累則何以前有□谷關之稱
且烏壘城在此關東卽令兩地皆名烏累此亦宜各西
烏累不得云東烏累曩亦抱此疑今定其句讀乃始豁
然後人讀此可無疑於漢書西域傳所記方位之確實
矣

魏毋邱儉九都山紀功石刻跋

魏毋邱儉九都山紀功殘石光緒丙午署奉天輯安縣
事吳大令光國於縣西北九十里之板石嶺開道得之
石藏吳君所石存左方一角五十字隸書其文曰正始
三年高句驪反下闕督七牙門討句驪下闕威寇將軍都亭侯
五月旋下闕討寇將軍魏烏丸單于下闕威寇將軍都亭侯
下闕行裨將軍領下闕裨將軍下闕云云案魏志毋邱儉
傳正始中儉以高句驪數侵叛督諸軍步騎萬人出立
菟從諸道討之句驪王宮將步騎二萬人進軍沸流水
上大戰梁口音原注梁音渴宮連破走遂束馬縣車以登九都
屠句驪所都斬獲首虜以千數宮將妻子逃竄儉引兵
還六年復征之儉遂奔買溝儉遣立菟太守王頎追之
過沃沮千有餘里至肅慎氏南界刻石紀功刊九都之
山銘不耐之城又北史高麗傳正始三年高麗位宮寇

反以下當闕毋邱儉銜名第二行督七牙門討句驪六
六下所闕當是年字第三行復遺寇六年五月旋復上
所闕當是無字此行末旋下所闕當是師字據此則儉
伐句驪實以四年會師五年出兵六年旋師而無復遺
寇之文繫於五年則魏志高句驪傳所紀獨得其實少
帝紀繫之正始七年二月儉傳及北史以爲六年復伐
皆失之殘石第四行以下皆諸將題名首討寇將軍魏
烏丸單于者卽右北平烏丸單于寇婁敦毋邱儉傳青
龍中儉爲幽州刺史右北平烏丸單于寇婁敦降討寇
將軍者其所受魏官後漢以來常與外夷以中國位號
後漢書西域傳光武帝建武中賜莎車王賢以漢大將
軍印綬順帝永建二年拜疎勒王臣磐爲漢大都尉魏
略西戎傳魏賜車師後部王壹多雜守魏侍中號大都

尉受魏王印又晉時鄯善焉耆龜茲疎勒于闐諸王皆
稱晉守侍中大都尉流沙墜是也漢時匈奴單于印無
漢字諸王以下乃有漢字此烏丸單于上冠以魏字者
寇婁敦降虜又弱小非匈奴比也其名在諸將首者毋
邱儉之東征蓋卽以寇婁自副也儉名不列諸將首者
以儉爲主將其名當已見前毋庸再出也第六行威寇
將軍都亭侯不知何人第六行行裨將軍領立立下所
闕當是菟大守三字行裨將軍領立菟大守乃王頌結
銜魏志稱立菟大守王頌北史稱將軍王頌其證也據
魏志歲傳樂浪太守劉茂帶方太守弓遵亦與是役第
七行以下或有其銜名然殘闕不可考矣

高昌寧朔將軍麴斌造寺碑跋

高昌寧朔將軍麴斌造寺記新出土魯番爲考高昌麴

遼西安平

當作遼東西安平西安平縣名屬遼東郡

五年幽州刺史毋邱儉將萬

人出立菟討位宮大戰於沸流敗走儉追至靚峴縣車東馬屠其所都位宮單將妻息遠竄六年儉復討之位宮輕將諸加奔沃沮儉使將軍王頎追之絕沃沮千餘里到肅慎南刻石紀功又刊九都山銘不耐城而還此二書所紀互有詳略北史所紀歲月較詳當本之魚豢魏略據此二書則毋邱儉刻石凡三處一肅慎南界二不耐城三九都山也肅慎南界在今朝鮮吉林之境不耐城在今朝鮮東海岸九都山無可考曩見吳大令跋此刻謂此刻出土之板石嶺高六百餘丈車馬不通疑卽古之九都山案魏志北史皆言儉征句驪兵出立菟魏立菟郡治治高句驪縣在今鐵嶺左右自是而東南有小遼水河今渾蓋卽魏志之沸流水又東南則有大梁水太今

河卽魏志之梁口又東則至今輯安縣境吳氏以輯安

西北之板石嶺爲九都以此刻爲九都之銘其說近是而北史以儉縣車處爲靚峴者蓋九都爲輯安以東諸山之大名而靚峴則其支嶺也魏志高句驪傳謂高句驪都於九都之下蓋謂山之東麓儉傳及北史高麗傳所紀甚明而九都之山句驪之都胥待此刻始得知之可謂人閒瓊寶矣

毋邱儉征句驪歲月傳聞異辭魏書少帝紀正始七年春二月幽州刺史毋邱儉討高句驪夏五月討濊貊皆破之高句驪傳則云正始三年宮寇西安平其五年爲幽州刺史毋邱儉所破儉傳則於儉初討句驪但渾言正始中而於復討則云六年北史則以初討在五年復討在六年今據此殘刻則第一行云正始三年高句驪

反以下當闕毋邱儉銜各第二行督七牙門討句驪六
六下所闕當是年字第三行復遺寇六年五月旋復上
所闕當是無字此字在旋下所闕當是師字據此則儉
伐句驪實以四年會師五年出兵六年旋師而無復遺
寇之文繫於五年則魏志高句驪傳所紀獨得其實少
帝紀繫之正始七年二月儉傳及北史以爲六年復伐
皆失之殘石第四行以下皆諸將題名首討寇將軍魏
烏丸單于者即右北平烏丸單于寇婁敦毋邱儉傳青
龍中儉爲幽州刺史右北平烏丸單于寇婁敦降討寇
將軍者其所受魏官後漢以來常與外夷以中國位號
後漢書西域傳光武帝建武中賜莎車王賢以漢大將
軍印綬順帝永建二年拜疎勒王臣磐爲漢大都尉魏
略西戎傳魏賜車師後部王壹多雜守魏侍中號大都

尉受魏王印又晉時鄯善焉耆龜茲疎勒于闐諸王皆
稱晉守侍中大都尉流沙墜是也漢時匈奴單于印無
漢字諸王以下乃有漢字此烏丸單于上冠以魏字者
寇婁敦降虜又弱小非匈奴比也其名在諸將首者毋
邱儉之東征蓋即以寇婁自副也儉名不列諸將首者
以儉爲主將其名當已見前毋庸再出也第六行威寇
將軍都亭侯不知何人第六行行裨將軍領立立下所
闕當是菟大守三字行裨將軍領立菟大守乃王頎結
銜魏志稱立菟大守王頎北史稱將軍王頎其證也據
魏志歲傳樂浪太守劉茂帶方太守弓遵亦與是役第
七行以下或有其銜名然殘闕不可考矣
高昌窳朔將軍麴斌造寺碑跋
高昌窳朔將軍麴斌造寺記新出土魯番爲考高昌麴

氏事者第一史料既詳見於上虞羅叔言參事跋矣碑陰高昌王麴寶茂結銜中有希寺多浮跌无亥希利發十一字高昌令尹麴乾固結銜中有多波鎗屯發五字皆蕃夷語參事疑爲高昌尊號以施之國中者余謂此皆突厥官號也周書突厥傳言突厥有葉護次設次特勒次俟利發次吐屯發隋書突厥傳文同此希利發即俟利發鎗屯發即吐屯發自突厥崛起高昌常爲所役屬故其君相皆受突厥官號唐書突厥傳謂統葉護可汗徙庭石國之千泉遂霸西域諸國悉授以頡利發按頡利發即俟利發舊唐書突厥傳其大官有屈律啜次阿波次頡利發次吐屯次俟斤頡利發班次正當周隋二書之俟利發蓋一語之異譯新書載突厥官有俟利發又有頡利發蓋失之徵之此碑則突厥先世已用此制不自

西突厥始故唐初諸外國酋長多稱頡利發或俟利發如回紇首領稱活頡利發菩薩及胡祿俟利發吐迷度拔野古首領稱大俟利發屈利失僕骨首領稱娑富俟利發歌濫拔延同羅首領稱俟利發時健啜渾首領稱俟利發阿貪支大俟利發渾汪黠戛斯首領稱俟利發失鉢屈阿棧即龜茲王訶黎伐失畢訶黎伐亦俟利發或頡利發之音變也凡此諸王或首領皆有俟利發或頡利發號蓋突厥於其所屬之國皆授其王或首領以已國官職故唐滅東西突厥即於其故地及屬國置羈縻州並命其王爲都督刺史蓋即用突厥舊制也然俟利發一語疑本出蠕蠕突厥主稱可汗后稱可賀敦皆襲蠕蠕舊號俟利發亦然魏書蠕蠕傳阿那瓌族兄有俟力發示發從父兄有俟力發婆羅門突厥後起故沿

以爲官號其上冠以希寺多浮跌无亥八字者則官
號上所加之美稱如某某可汗某某可敦之類日本大
谷伯爵藏高昌延昌卅年所寫大品般若經其跋尾高
昌王結銜爲使持節缺跋彌磴伊離地缺四陀豆缺三
利發伊離卽伊利陀豆卽達頭之異譯皆突厥可汗之
美名也北方種族於君長名稱上率加以美名唐代諸
帝之有尊號亦當爲對外族而設也鎡屯發高昌所寫
大品般若經徑作吐屯發則本監察之義唐書突厥傳
統葉護可汗悉授西域諸國以頡利發而命一吐屯監
統以督賦入是吐屯本監統之官太平廣記二百引唐
御史臺記謂突厥謂御史爲吐屯是吐屯職掌與唐御
史略同御史亦以監察爲職者也惟唐時突厥命其國
人爲吐屯以監統屬國此則以高昌國相爲之其上所

冠多波二字亦美名也至此碑立於麴寶茂建昌元年
碑中所云與突厥同盟結婚蓋猶其先世事其後二國
世爲婚姻隋書高昌傳言麴伯雅大母本突厥可汗女
慈恩三藏法師傳言西突厥葉護可汗長子咀度設是
高昌王麴文泰妹婿蓋終高昌之亡常附庸於突厥隋
書稱其臣屬鐵勒蓋屬一時之事矣己未九月
九姓迴鶻可汗碑跋

和林九姓回鶻可汗碑自來金石家皆未著錄光緒中
葉俄人始訪得之拉特祿夫蒙古圖誌中始揭其影本
光緒十九年俄使喀西尼以拉氏書送總理各國事務
衙門屬爲考釋時嘉興沈乙庵先生方在譯署作闕特
勤碑苾伽可汗碑及此碑三跋以覆俄使俄人譯以行
世西人書中屢引其說所謂總理衙門書者也時志文

貞銳方爲烏里雅蘇臺將軍亦拓闕特勤碑以遺宗室
伯羲祭酒盛祭酒跋之沈先生復書其後於是世人始
知有闕特勤碑尙未知有他碑也順德李仲約侍郎明
始錄拉氏書中各碑之文爲和林金石錄元和江建霞
編脩標刊之長沙由是世知有回鶻碑然終無由致拓
本光宣之閒此碑數段爲俄國某大佐竊去致之聖彼
得堡博物館故近來拓本乃少五六兩段已未夏日偶
讀法國伯希和教授所撰摩尼教考見所引此碑文三
行與李錄殊異乃假沈先生所藏拉氏原書以校李錄
李錄此碑分爲五段實則此碑共碎爲八段前三段拉
氏書中已聯合爲一李錄從之其後德人休列額爾法
人沙畹並攷此碑德人牟列爾又通碑陰所刊宰利文
之讀伯氏所引蓋用諸氏釐定之本余據伯氏所引聯

合四五兩段則全碑文義皆可貫通又自以行款文義

定第六段之位置四五兩段即李錄之第三第四又第七第八

兩段一內宰相以下兩行十二李錄失載以行款求之當在

首二行然文字太少迄不能定其在此二行之第幾格

矣又新拓本別一段亦此碑之文則并其在何行亦不

可知茲別附於後余旣爲碑圖以明全碑之形狀及碑

文之次序於是碑文略可通讀前沈先生跋此碑時僅

據前三段及第七八段今得通讀全碑自有前跋所不

能盡者先生因命書其後凡前跋所已詳者茲不贅焉

碑題之愛登里囉汨沒蜜施合毗伽可汗此兩唐書之

保義可汗也舊書憲宗紀元和三年五月丙午正衙冊

九姓回紇可汗爲登里囉汨蜜施合毗伽保義可汗回

紇傳作藹德里祿沒拜施合蜜毗迦可汗新書回鶻傳

作愛登里囉汨蜜施合毗伽保義可汗校以此碑則舊紀奪愛字舊傳奪汨字衍密字新傳奪沒字此碑無保義二字者中國封號不行於其國中故也保義可汗立於憲宗元和三年卒於穆宗長慶元年在位凡十四年爲回鶻極盛之世此碑之立蓋在其卒後矣碑題下列內宰相頡于伽思等若干人蓋如漢碑陰側之題名頡于伽思新書作頡干迦斯於貞元二年己主兵事旋執國柄至是己三十六年又武宗會昌時亦有大臣頡于伽思首尾五六十年恐非一人伊難主新舊書均作伊難珠考回鶻有內宰相六人外宰相三人此二行題名之人或均宰相矣碑首云□國於北方之隅建都於噶昆之野此指回鶻開國者言新舊書記回鶻事自時健俟斤始此碑以下文所記二世事推之蓋亦指時健下

云子□□□嗣位又云□□汗在位者此二世蓋指菩薩與吐迷度新書回鶻傳時健俟斤長子曰菩薩菩薩死其酋曰胡祿俟利發吐迷度知如是者碑云□史部革命數歲之間復我舊國案史部上所闕當爲阿字阿史那者突厥姓也新書言突厥已亡惟回紇與薛延陀爲最雄彊及吐迷度與諸部攻薛延陀殘之并有其地攷自突厥之亡至薛延陀之亡纔十六年薛延陀建牙鬱督軍山去噶昆河不遠至是爲回紇所并所謂阿史部革命數歲之閒復我舊國者也史稱吐迷度雖歸唐拜爲懷化大將軍瀚海都督然私自號可汗官吏一似突厥下云九姓回鶻卅姓拔悉蜜三姓□□諸異姓僉曰云云當爲上可汗尊號之事三姓下所闕二字當是葛祿新書稱葛邏祿有三族一謀祿或爲謀刺二

熾俟或爲婆訶三踏實力故其酋亦號三姓葉護又回鶻於九姓外兼有拔悉蜜葛邏祿總十一姓並置都督號十一部落故知所闕二字爲葛祿也闕毗伽可汗者吐迷度之七世孫名骨力裴羅天寶三年自稱骨咄祿毗伽闕懷仁可汗者也此下四世具如沈先生說汨咄祿毗伽可汗者新書之阿啜唐冊爲奉誠可汗者登里囉羽錄沒蜜施合汨咄祿胡祿毗伽可汗者則新書之骨咄祿唐冊爲愛滕里囉羽錄沒蜜施合胡祿毗伽懷信可汗者也第十二行之□合毗伽可汗則保義可汗卽碑題之愛登里囉汨沒蜜施合毗伽可汗自懷仁可汗以下至此凡九世中間惟闕懷信可汗子滕里野合俱祿毗伽可汗一世此可汗以永貞元年立元和三年卒在位

僅四年殆保義可汗兄弟行豈以享國不久故闕而不書抑其名在碑下截斷處而今亡之歟保義可汗史不紀爲何人之子當懷信時蓋己爲宰相碑所謂當龍潛之時於諸王中最長又所謂□□汗宰衡之時與諸相殊異者也回鶻可汗多自宰相出如頓莫賀達干骨咄祿皆是也其記破堅昆事上有初字蓋猶在懷信之世堅昆者卽黠戛斯新書黠戛斯古堅昆國也保義可汗破黠戛斯殺其可汗諸書皆不載惟見此碑云復葛祿與吐蕃連□者德宗以後葛祿時離回鶻而與吐蕃連和吐蕃之取北庭陷安西皆由葛祿爲之掎角此碑所記勻曷戶之戰史旣失記地亦不詳至云□□庭半收半圍之次天可汗親統大軍討滅元兇却復城邑者庭上所闕當是北字自貞元六年吐蕃攻陷北庭後至是

始爲回鶻所復碑云天可汗親統大軍則在保義嗣位以後矣云遂□□□媚磧者磧名上闕數字宋初王延德使高昌記謂高昌納職城在大患鬼魅磧之東南此大患鬼魅磧卽唐初人所謂莫賀延磧魅與媚音同是□□□媚磧或卽大患鬼魅磧矣蓋吐蕃陷北庭後此磧實爲吐蕃北庭間之通道及回鶻旣復北庭磧北無吐蕃蹤跡此道遂開故下云凡諸行人及於畜產□□□蓋回鶻至此得自由往來天山南北路矣云復吐蕃大軍攻圍龜茲天可汗領兵救援吐蕃□□奔入于術者于術地名新書地理志自焉耆西五十里過鐵門關又五十里至于術守捉城自是西至安西都護府卽龜茲凡五百六十里蓋吐蕃之兵自龜茲退至于術爲回鶻所圍也云□□百姓與狂寇合從有虧職貢者百

姓亦西北種族如三姓九姓十姓卅姓卅姓之比惜上有闕字不能知爲何族矣云追奔逐北至真珠河者真珠河卽今之那林河其下流爲葉葉河又一支流爲藥殺水新書地理志度拔達嶺五十里至頓多城烏孫所治赤山城也又三十里渡真珠河又西域傳石國西南有藥殺水入中國謂之真珠河是皆以此河之上游爲真珠河新書西域傳寧遠都真珠河之北杜環經營行記石國中有二水一名真珠河一名質河則并其下流亦謂之真珠河也云□廂沓實力者沓實力者三姓葛祿之一也云攻伐葛祿吐蕃舉旗斬馘追奔逐北西至拔賀那國者新書謂至德後葛邏祿浸盛徙十姓可汗故地盡有碎葉怛羅斯諸城拔賀那國卽新書之判汗怖悍及寧遠都真珠河之北與葛祿爲鄰故假道於此

國云葉護爲不受教令離其土壤此葉護卽謂拔賀那
王自突厥西徙以後西域諸國王多稱葉護者下云冊
真珠智惠葉□□王當因前王不受教令故別立一人
此時回鶻南破吐蕃北服葛祿兵力直至葱嶺以西而
其事史皆不書異時回鶻西徙之事惟由此碑始得解
之旣釐正其文復攷釋之如左因書以質沈先生庶匡
其不逮焉

書虞道園高昌王世勳碑後

道園撰此碑自云據高昌王世家蓋畏吾兒舊譜牒也
所紀回鶻源流可與唐書回鶻傳相發明碑云畏吾而
之地有和林山二水出焉曰禿忽刺曰薛靈哥禿忽刺
卽唐書回鶻傳之獨樂水地理志謂之獨邏河志云噶
昆河獨邏河皆屈曲東北流至回鶻衙帳北五百里合

流案噶昆河下流雖入獨邏河然出和林山者實噶昆
而非獨邏碑獨言禿忽刺者舉委以該其源也薛靈哥
卽回鶻傳之娑陵水地理志謂之仙娥河所謂回鶻牙
帳北六七百里至仙娥河是也噶昆仙娥二河均出杭
愛山唐人謂之烏德韃山或鬱督軍山此碑云和林山
則以地名名之也碑紀回鶻始祖曰卜古可罕元史巴
爾朮阿而忒的斤傳引作不可罕歐陽立高昌使氏家
傳作普鞠可汗則兩唐書所未載以世次計之尙在六
朝之初不能求其人以實之矣碑又言卜古可罕傳三
十餘君至玉倫的斤數與唐人相攻戰久之乃議和親
於是唐以金蓮公主妻玉倫之子葛勵的斤案玉倫卽
唐書之護輸唐書回鶻傳回鶻承宗立涼州都督王君
莫誣暴其罪流死灤州族子瀚海府司馬護輸乘衆怨

共殺君奭梗絕安西諸國貢道久之奔突厥死子骨力
裴羅立案護王聲之轉輸輪字之誤護輪殆本作護輪
轉爲玉倫其子葛勵的斤卽骨力裴羅葛勵亦骨力之
聲轉也金蓮公主卽寧國公主以唐乾元元年嫁骨力
裴羅時骨力嗣位已久不得如碑所云在玉倫的斤之
世也碑又云唐嫁公主取福山石後七日而玉倫的斤
薨自是國多災異民弗安居傳位者數亡乃遷諸交州
而居焉交州今火者也此事全與史不合蓋回鶻西徙
以後已不能紀遠其所記多荒忽不足信不如兩唐書
之得事實矣

于闐公主供養地藏菩薩畫象跋

南林蔣氏藏敦煌千佛洞所出古畫一上畫菩薩象題
曰南无地藏菩薩下有四小字曰忌日畫施菩薩旁立

武士一僧一題曰五道將軍曰道明和尚下層畫一女
子盛服持香爐作頂禮狀題曰故大朝大于闐金玉國
天公主李氏供養余謂此于闐國王李聖天之女若女
孫嫁爲敦煌曹氏婦者所作也于闐爲唐安西四鎮之
一宋史又謂李聖天自稱唐之宗屬則此畫所云故大
朝者當指唐朝大于闐金玉國則李氏王于闐後所自
名五代史四裔附錄晉天福三年冊李聖天爲大寶于
闐國王蓋卽以寶字代金玉二字亦仍其自名非後世
大寶法王之比也天公主者本外國稱唐公主之詞五
代史謂回鶻可汗之妻號天公主蓋回鶻盛時每取唐
公主爲可敦後雖不娶於唐猶號其可敦爲天公主因
之其旁小國之女亦號天公主此大于闐金玉國天公
主李氏卽聖天_之女或其女孫其所造畫象出於敦煌

者此公主嫁敦煌曹氏故也法國伯希和教授所得敦煌雜文書中有曹夫人讚其述夫人將死時事云辭天公主囑託偏照於孤遺別男司空何世再逢於玉眷又云辭天公主偏照孤孀執司空手永別威光此曹夫人即歸義軍節度使曹元忠之妻延恭延祿等之母續資治通鑑長編載太平興國五年閏三月歸義軍節度使曹元忠卒其子延祿自稱留後遣使修貢四月詔贈元忠燉煌郡王授延祿歸義軍節度使宋史及文獻通考同然據英國倫敦博物館藏開寶八年歸義軍節度使曹延恭施舍疏則元忠延祿之間尙有延恭一世且元忠卒於開寶以前非太平興國中又據乾德六年曹氏繪觀音菩薩功德記有慈母娘子有男司空有小娘子陰氏慈母娘子即曹夫人男司空即延恭小娘子陰氏即延恭妻

蓋陰氏卒後乃娶于闐公主後延恭卒其母亦旋卒時延祿嗣爲留後亦稱司空故曹夫人讚曰辭天公主偏照孤孀執司空手永別威光天公主即此于闐公主因延恭已卒故曰孤孀司空則延祿也先訣已寡之冢婦而次訣其嗣統之次子於事宜然是此公主既嫁而寡此畫云忌日畫施蓋公主於延恭忌日施以爲功德者也又考延祿之妻亦姓李氏亦于闐公主續資治通鑑長編載太平興國五年封延祿妻爲隴西郡夫人隴西者李氏望也伯希和君言見千佛洞造象記延祿爲于闐王婿或疑延祿即用突厥回鶻故俗以叔收嫂然于闐公主又豈止一人此固不能臆定矣于闐李氏有國始末史無可考當唐之初葉尉遲氏世王于闐貞觀末入朝於唐改其國爲毗沙都督府即以

其王兼都督及至德初安樂山反于闐王尉遲勝率兵
赴難以其弟曜攝國事後勝請留宿衛乃以曜為王德
宗時吐蕃攻陷安西四鎮與唐隔絕終唐之世遂不復
知于闐事北夢瑣言裴相國休每發願世世為國王宏護佛法後于闐國王生一子手文有相國姓字聞於中朝其子弟欲迎之彼國教旨不允也案裴休卒于咸通初是咸通後唐與于闐有交通之跡然迄未入貢故其王姓氏不詳李氏代尉遲
氏王于闐不知始於何時考高居誨使于闐在晉天福
三年以七年歸其所記李聖天年號為同慶二十九年
是聖天嗣位尚在後梁之初又聖天至宋建隆三年尚
遣使入貢則在位幾六十年必以冲齡即位當非開國
之主李氏有國自在唐之季世矣爾時回鶻實雄長西
域東自甘州西訖龜茲皆為其部落所據而沙州西于
闐東之仲雲族其官有宰相都督等亦與回鶻同俗疑
李氏得國本藉回鶻之助且疑聖天亦回鶻人聖天之

名本出譯語冊府元龜九百七十九載開元二年突厥可汗

遣使上表求婚自稱曰乾和永清大駙馬上得果報

天男突厥聖天骨咄祿可汗唐賢力毗伽公主阿史那

公主墓志紀突厥默啜之號亦同突厥回鶻言語略同

則李聖天之名必回鶻語之漢譯也故聖天雖奉佛教

亦兼事摩尼宋史記建隆三年聖天遣使貢圭一玉枕

一本國摩尼師貢玻璃瓶二胡錦一段國中摩尼得與

國王並自通於中國全用回鶻故事又大中祥符以後

于闐入貢時皆稱黑汗王或黑韓王皆可汗之異譯其

貢使亦皆回鶻疑李氏本出回鶻特以于闐佛教根柢

至深又自尉遲氏以來世效忠於唐室故稱唐族奉象

教以安集其國百年之閒國基既定仍復其故俗然則

李氏殆回鶻之別歟抑李氏得于闐後旋為回鶻所并

宋史所稱黑韓王黑汗王者非李氏之後歟此亦不能質言之矣

曹夫人繪觀音菩薩象跋

南林蔣氏藏敦煌千佛洞所出古畫上層畫觀世音菩薩象下層中央寫繪象功德記左繪男子一幙頭黑衣署曰節度行軍司馬中缺校司空兼中缺曹延下缺女子一署曰女小娘子□□持花一心供養記右繪女子二一署曰慈母娘子□氏一心供養一署曰小娘子陰氏一心供養記末署乾德六年歲次戊辰五月癸未朔十五日丁酉題記按乾德六年即開寶元年是歲以十一月癸卯冬至改元故五月尚稱乾德六年據記文此象乃慈母娘子為男司空新婦小娘子難月而作難月蓋謂產難之月慈母娘子為歸義軍節度使曹元忠之妻男司

空則延恭也時元忠已卒延恭以節度行軍司馬知留後事故其結銜中有校司空字樣司空三公之初階自曹義金以檢校司空為歸義軍節度使元忠加至檢校太傅時元忠初卒延恭知留後事未受朝命所稱檢校司空實自署也後延祿知留後時亦假此官宋史續資治通鑑長編均謂元忠卒於太平興國五年上虞羅叔言參事作沙州曹氏年表始據英倫所藏開寶八年歸義軍節度使曹延恭施物疏謂元忠已先卒今觀此畫知開寶元年延恭已知留後事又記中於慈母娘子男司空外兼及小娘子女小娘子郎君等而無一語及元忠知元忠已卒矣又日本西本願寺藏大般若波羅密經卷二百七十四末有寫經記署乾德四年五月乃元忠子延晟所造記中有大王遺壽寶位堅於邱山等語

大王亦指元忠是此時元忠尚存然則元忠之卒當在乾德四年五月之後六年五月之前或在乾德五年矣元忠卒年與延恭嗣位之歲均得由此畫定之上虞羅叔言參事作瓜沙曹氏年表未得元忠卒年當由此畫補之矣

觀堂集林卷十六

壬戌春日烏程蔣氏密
均櫻倣宋聚球版枝棊

觀堂集林卷第十七

海甯王國維

史林九

唐寫本殘職官書跋

唐寫本殘職官書英國倫敦博物館所藏日本狩野博士直喜所錄共二十八行前後闕存親王國三師三公

府親王府上柱國以下帶文武職事府官屬其體蓋唐時所謂令大典云令以設範立制而此殘卷則職官令之一也所以

知非隋制者隋有上開府儀同三司開府儀同三司上儀同三司儀同三司四級而此卷惟開府儀同三司一級與唐制合又隋時上柱國柱國不問帶文武職事與否均置府屬而此則帶職事者始得置之又隋制上柱國在三師三公上此則在三師三公下與隋制不合故也然猶當為唐初之制故與六典及新舊兩書志又大

不同六典謂三師爲贈官其或親王拜者但存其名又謂自隋文帝罷三公府皇朝因之通典亦云大唐三師三公府並無官屬而此有三師三公府官屬蓋六典通典以事實言則唐初除親王外無拜三師三公者親王自有王府官屬故不別開府此以立制言容親王外有拜三師三公者故爲之制府屬唐中葉後多有以庶姓拜三師三公者然多爲他職事官崇階亦不猶此卷及六典皆有王國官屬實則唐世親王均未就國則亦未嘗置此種官也至開府儀同三師上柱國以下帶文武職事官屬亦六典及兩唐志所未載而親王府官屬亦有異同六典王府官屬尙有錄事倉曹戶曹騎曹士曹參軍各一人親事府及帳內府典軍各一人副典軍二人此皆無之又記室參軍此一人六典二人親事此三十九人彼三十六人帳內此六十人彼

六百六十七人蓋六典爲唐開元二十四年制此則開元以前制也案六典唐令自武德貞觀麟德儀鳳垂拱神龍太極凡七條開元初又兩條舊唐書經籍志又有永徽令別出九者之外此卷當卽其一種觀其開府儀同三司官屬準三師三公而上柱國以下帶職事者皆得開府大與隋制相近則此殘卷或猶是武德令之斷片歟己未七月

唐寫本食療本草殘卷跋

唐寫本本草英倫博物館藏狩野博士所錄存藥名二十四惟木瓜胡桃下有注餘未錄其木瓜胡桃二注以政和本草所引食療本草校之皆合惟語有詳略耳案唐書藝文志有孟詵食療本草三卷嘉祐補注本草所引書傳有食療本草云唐同州刺史孟詵撰張鼎又補

其不足者八十九種并舊爲二百二十七條凡三卷云云今存二十四條則僅得十之一矣其藥名皆朱書余所見唐寫本周易釋文之卦名唐韻之部首皆然但用以與餘文識別更無他義其藥性冷熱皆用小字旁注案唐寫本陶隱居本草集注序錄云有毒無毒易知惟冷熱須明今以朱點爲熱墨點爲冷無點者是平而類證本草所引陶氏序錄則云惟冷熱須明今依本經別錄注於本條之下是唐慎微所見陶本草已與原本異蓋後人緣朱墨點與其有無易於舛錯故以冷熱平等字旁注之而又恐與序錄抵牾遂并改序錄原文此卷藥名朱書而冷熱用旁注知陶本草於藥性易朱墨點而爲旁注亦自唐已來然矣

唐寫本靈棋經殘卷跋

此殘卷亦狩野博士所錄存卦象三其卦作上

下下上

比下其辭作四言韻語卽靈棋經鬼災空亡不諧三卦

辭也今本靈棋經卦作一上四下二上一下二上二下

不同古本又第一卦象云家有惡鬼兩兩對坐天地高

卑莫下關今本作家有惡鬼兩相對坐伺候過失斷水

絕火天神地祇專察人過又第三卦象云兩女無夫鬪

爭別居入異路分別室廬象今本作兩女無夫鬪爭各

居出入異路分別室廬象下各有注曰云云今本所無

其顏淵曰云云則與今本所載晉駕部郎中顏幼明注

大同古本作顏淵曰則又因其同爲顏氏而依託也

唐寫本失名殘書跋

失名殘書亦狩野博士所錄前後闕存開元九年至天

寶十三載紀每年大事然每年下紀甲子名及所屬五行蓋占家所用歷以驗禍福者非史家編年書也其所紀甲子亦較史家先一年如開元九年本辛酉而此云壬戌十年壬戌而此云癸亥以下仿此故其中紀事亦與史家參錯如新舊兩唐書皆云十二年廢王皇后為庶人而此云十一年舊書玄宗紀開元十三年五月庚寅妖賊劉定高率其黨夜犯通洛門盡擒斬之而此則云十四年五月十五日劉五郎反據長術十三年五月十五日為丁酉十四年是日為壬辰十三日為庚寅疑此書十五日乃十三日之訛係年則是也兩書皆言十四年四月丁卯岐王範薨而此則云五月十九日岐王卒據長術則十四年五月十九日新書言二十四年五月丙午劉志誠反舊書言六月丙午此則云廿三年五月四日劉志成反兩書皆言天寶三載正月丙辰朔改年為載而此則繫之

二載大抵彼是此非術數之家於國故甚疎固自不足怪也

唐寫本太公家教跋

宣統己酉戌法國伯希和教授言其所得敦煌書籍有太公家教一卷其書已寄巴黎未之見也去歲伯君郵寄敦煌古籍景本數百枚亦無此書頃於羅叔言參事唐風樓中見此卷蓋同出敦煌千佛洞為斯坦因伯希和二氏所遺又石室遺書未歸京師圖書館時流出人間者也此書史志與宋人書目均未著錄惟李習之答朱載言書云義不深不至於理而辭句怪麗者有之矣揚雄美新王褒僮約是也其理往往有是者而辭章不能工者有之矣王氏中說俗傳太公家教是也是習之時已有此書王明清玉照新志三亦云世傳太公家教

其書極淺陋鄙俚然見之唐李習之文集至以文中子
爲一律觀其中猶引周漢以來事當是有唐村落間老
校書爲之太公者猶曾高祖之類非渭濱之師臣明矣
胡仔漁隱叢話十五引嚴有翼苑雌黃云杜荀鶴唐
風集中詩極低下如要知前路事不及在家時不覺裹
衣成大漢初看騎馬作兒童前輩方之太公家教張溟
雲谷雜記二亦著此語陶九成輟耕錄二十五所載金
人院本名目亦有太公家教蓋衍此書爲之則此書至
宋元間尚存特以淺陋鄙俚故館閣與私家均未著錄
今觀其書多作四字韻語語多鄙俗且失倫次與上諸
書所言一一符合且今日俗諺猶多見其中設非見唐
人寫本必疑爲後世假託矣書爲楮紙卷本前題存一
卷字篇首闕五字餘均完好共一百二十七行每行自

十八九字至廿四五字不等行書拙率似出中唐以後
不知視伯君所得者如何也辛亥六月記

卷中有云太公未遇釣魚水

水上奪

相如未達賣卜於

市口天居山魯連海水孔鳴盤桓候時而起書中所使

古人事止此或後人因是取太公二字冠其書未必如

王仲言曾高祖之說也

唐寫本兔園冊府殘卷跋

右唐杜嗣先兔園冊府殘卷僅存序文之半案此書舊
唐書經籍志與唐書藝文志均未著錄惟宋史藝文志
有杜嗣先兔園冊府三十卷五代史劉岳傳云宰相馮
道世本田家狀貌質野朝士多笑其陋道旦入朝兵部
侍郎任贊與岳在其後道行數反顧贊問岳道反顧何
爲岳曰遺下兔園冊耳兔園冊者鄉校俚儒教田夫牧

子之所誦也困學紀聞云兔園冊府三十卷唐蔣王惲
令僚佐杜嗣先做應科目策自設問對引經史爲訓注
惲太宗子故用梁王兔園各其書馮道兔園策謂此也
則此書盛行於五代或至宋季尙存故深甯尙能言之
歟然宋時藏書家罕有是書惟晁氏郡齋讀書志有兔
園冊十卷云唐虞世南奉王命纂古今事爲四十八門
皆偶儷之語五代時行於民間村塾以授學童故有遺
下兔園冊之誚據此五代村塾盛行之書爲虞爲杜殊
未可知竊疑世南入唐太宗引爲記室卽與房元齡對
掌文翰未必令撰此等書豈此書盛行之際或并三十
卷爲十卷又以世南有北堂書鈔故嫁名於彼歟此本
雖僅存卷首然猶是貞觀時寫本序中劉君詔問皆願
治之言治字未闕筆知尙在太宗時又案舊唐書太宗

諸子列傳蔣王惲以貞觀七年爲安州都督至永徽三
年除梁州都督在安州凡十六年則成書當在安州而
此本乃書成後卽傳寫者雖斷幾尺羽亦人間瓌寶也
唐寫本大雲經疏跋

此卷亦狩野博士所錄前後闕以文義觀之蓋武后載
初元年所作大雲經疏也卷中所引經曰及經記曰云
云均見後涼曇無讖所譯大方等無想經此經又有竺
法念譯本名大雲無想經此本已佚上虞羅氏藏六朝人
所書一卷係第九卷亦闕前半曇公

譯本中亦屢見大雲字故知此爲大雲經疏也案舊唐
書則天皇后本紀載初元有沙門十人僞撰大雲經
表上之盛言神皇受命之事制頒於天下令諸州各置
大雲寺總度僧千人又薛懷義傳懷義與法明等造大
雲經陳符命言則天是彌勒下生作閻浮提主唐氏合

微故則天革命稱周其偽大雲經頒於天下寺各藏一本令昇高座講說新唐書后妃傳所紀略同宋次道長安志記大雲經寺亦云武太后初光明寺沙門宣政進大雲經經中有女主之符因改爲大雲寺皆以此經爲武后時僞造然後涼譯本之末固詳說黑河女主之事故贊寧僧史略謂此經晉代已譯舊本便曰女王於時豈有天后云云頗以唐書之說爲非志磐佛祖統紀從之故於武后載初元年書勅沙門法朗九人重譯大雲經不云僞造今觀此卷所引經文皆與涼譯無甚差池豈符命之說皆在疏中經文但稍加緣飾不盡僞託歟又此疏之成蓋與僞經同頒天下故敦煌寺中尙藏此殘卷第一段中歷釋廣武銘其文完具蓋亦洛水寶圖之類中有千秋不移宗語案唐書宗楚客傳載中宗時

右補闕趙延禧陳符命引讖曰百代不移宗宣室志言上元初郾城縣民得寇謙之銘曰李代代不可移宗蓋卽指此第二段云神皇臨馭天下頻得舍利前開祥於光宅案長安志云光宅坊橫街之北光宅寺儀鳳二年望氣者言此坊有興氣敕令掘得石函函中有佛舍利骨萬餘粒遂立光宅寺所謂開祥光宅者指此第三段引孔子讖及衛元嵩讖案周書藝術傳有蜀郡衛元嵩者天和中著詩預論周隋廢興及皇家受命竝有徵驗此所引八句卽是也通觀此卷附會穿鑿無所不至懷義等所修自應如此贊寧於法朗即法輩尙有怨詞蓋未見僞經及此卷歟嘉興沈乙庵先生初見此卷告余內典中自有黑河女主之事因贊寧之言遂檢得之並論次之如此

唐寫本老子化胡經殘卷跋

巴黎國民圖書館藏老子化胡經卷一卷十兩卷卷一首殘闕數行此英倫博物館所藏化胡經卷一較彼本多十一行而首行老子化胡經序下紀撰人姓名處尙存一魏字案趙希弁郡齋讀書後志載老子化胡經十卷魏明帝爲之序此卷序題下尙存一魏字則下所闕當是明帝二字卽希弁所見本矣序作四言韻語爲他書序所未見巴黎本卷首有闕佚得此本校補序文略可讀矣

唐寫本章莊秦婦吟殘詩跋

此詩前後殘闕無篇題及撰人姓名亦英倫博物館所藏狩野博士所錄案北夢瑣言蜀相章莊應舉時遇黃寇犯闕著秦婦吟一篇云內庫燒爲錦繡灰天街踏盡

公卿骨此詩中有此二語則爲章莊秦婦吟審矣瑣言又云爾後公卿頗多垂訝莊乃諱之時人號爲秦婦吟秀才他日撰家戒內不許垂秦婦吟障子以此止謗亦無及也云云是莊貴後諱言此詩故弟藹編浣花集不以入集遂不傳於世然此詩當時製爲障子則風行一時可知伯希和教授巴黎國民圖書館敦煌書目亦有秦婦吟下署右補闕章莊彼本有前題殆較此爲完善歟

唐寫本玄謠集雜曲子跋

此卷首題玄謠集雜曲子共三十首其目爲鳳歸雲四首天仙子二首竹枝子洞仙歌破陣子換沙溪柳青娘傾盃樂則不著首數其詞爲狩野博士錄出者鳳歸雲二首天仙子一首而已案此八調名均見崔令欽教坊

記所載曲名中唐書宰相世系表有國子司業崔令欽
爲隋宏農太守宣度之五世孫則其人當生玄肅二宗
時教坊記記事訖於開元亦足推其時代則此八曲固
開元教坊舊物矣郭茂倩樂府詩集近代曲辭中有滕
潛鳳歸雲二首皆七言絕句此則爲長短句此猶唐人
樂府見於各家文集樂府詩集者多近體詩而同調之
見於花間尊前者則多爲長短句蓋詩家務尊其體而
樂家只倚其聲故不同也天仙子唐人皇甫松所作者
不疊此則有二疊鳳歸雲二首句法與用韻各自不同
然大體相似可見唐人詞律之寬天仙子詞特深峭隱
秀堪與飛卿端己抗行惜其餘二十餘篇不可見也
唐寫本春秋後語背記跋
上虞羅氏藏唐寫本春秋後語有背記凡八條中有西

番書一行餘漢字七條皆以木筆書之內有咸通皇帝
判官王文瑀語蓋唐咸通間人所書末有詞三闋前二
闋不著調名觀其句法知爲望江南後一闋則菩薩蠻
也案段安節樂府雜錄云望江南始自朱崖李太尉鎮
浙西日爲亡伎謝秋娘所撰本名謝秋娘後改此名亦
曰夢江南考德裕鎮浙西在長慶四年至太和三年入
朝凡六年嗣是白居易劉禹錫溫庭筠皇甫松並爲此
詞白詞名憶江南見長慶後集卷三乃太和八九年間所作劉詞有多
謝洛城人語必居洛陽時作殆與白詞同時作溫皇甫二詞則又在
後其前則未聞又菩薩蠻據蘇鶚杜陽雜編亦以爲宣宗
大中初製然世所傳小說煬帝海山記已有煬帝所作
望江南八首宋初所編尊前集及李白古風集見湘山野錄
均有白所作菩薩蠻詞海山記僞書固不足信白詞世
亦有疑之者顧唐宋說部所謂某調創於某時某人者

尤多附會考崔令欽教坊記所載教坊曲名三百六十
五中有望江南菩薩蠻二調令欽時代雖不可考然唐
書宰相世系表有國子司業崔令欽乃隋恆農太守宣
度之五世孫唐高祖至玄宗五世宣度與高祖同時則
其五世孫令欽當在立肅二宗之世其書記事訖於開
元亦足略推其時代據此則望江南菩薩蠻二詞開元
教坊固已有之惟望江南因贊皇首填此詞劉白諸公
相繼而作菩薩蠻則因宣宗所喜宰相令狐綯曾令温
庭筠撰密進之見唐詩紀事故樂府雜錄與杜陽雜編遂以
此二詞之創作傳之德裕與宣宗語雖失實然其風行
實始於此此背記書於咸通間距太和末廿餘年距大
中不過數年已有此二調雖別字聲病滿紙皆是可見
沙州一隅自大中內屬後又頗接中原最新之文化也

至此背記中之與沙州時事相關者已見於羅叔言參
事所補唐書張義潮傳茲不贅云癸丑五月
唐寫本殘小說跋

右唐人小說斷片亦狩野博士所錄英倫博物館本記
太宗入冥事又記判官姓名為崔子玉狩野博士曾於
藝文雜誌中考此斷片引太平廣記十一百四所引朝野
僉載紀太宗入冥事謂唐初已有此傳說然僉載不著
冥判姓名近代鄭烺作崔府君祠錄引府君神異錄正
與僉載同惟以冥判為崔府君攷費袞梁溪漫志載宋
仁宗景祐二年加崔真君封號詔曰惠存滏邑恩結蒲
人生著令猷沒司幽府己以崔真君為司幽府之神而
樓鑰顯應觀碑記言宣和三年磁守韓景作記言唐太
宗嘗夢得之詔入覲刺蒲州河北採訪使則徑以太宗

所見冥判爲卽真君今觀此殘卷知唐人已以此說矣
太宗入冥與崔判官事傳世西游記演義亦載之其語
誕妄不足詰朝野僉載則謂冥中問六月四日事案太
宗誅建成元吉事在武德九年六月四日張鷟不言建
成元吉事者唐人記先皇事特徵其詞耳僉載及府君
神異錄二事茲比錄之以備參考可知後世傳說其所
由來遠矣

唐太宗極康豫太史令李淳風見上流淚無言上問
之對曰陛下夕當晏駕太宗曰人生有命亦何憂也
留淳風宿太宗至夜半上奄然入定見一人云陛下
暨合來還卽去也帝問君是何人對曰臣是生人判
冥事太宗入見判官問六月四日事卽令還向見者
又迎送引導出淳風卽觀乾象不許哭泣須臾乃寤

至曙求昨所見者令所司與一官遂注蜀道一丞野朝

僉載

神異錄滏陽八事之一曰一日府君忽奉東岳聖帝
旨敕斷隱巢等獄府君令二青衣引太宗至時魏徵
已卒迎太宗屬曰隱巢等冤訴不可與辨帝功大但
稱述神必佑也帝領之及對質帝惟以功上陳不與
辨府君判曰帝治世安民之功甚偉隱巢等淫亂帝
誅除之亦正家之義也卽不名正其罪惡爲擅誅促
壽而已今日君臨天下爲蒼生主也敕二青衣送帝
回隱巢等惶恐去帝行復與府君別府君曰毋泄也
後帝令傳府君像與判獄神無異益信府君之德通

於神明矣

崔府君
祠錄

唐寫本燉煌縣戶籍跋

此狩野博士所錄英倫博物館所藏唐大曆四年沙州
燉煌縣戶籍也唐六典戶部尚書職每一歲一造計帳
三年一造戶籍凡定戶以仲年子卯造籍以季年丑辰
大曆四年歲在己酉正定戶之年也云戶主者通典引
開元二十五年戶令云凡戶主皆以家長爲之是也云
戶主索思禮年六十五歲老男者六典凡男女始生爲
黃四歲爲小十六爲中二十有一爲丁六十爲老唐志
天寶三載更民十八以上爲中二十三以上成丁廣德
元年詔男子二十五爲成丁五十五爲老又六典凡給
田之制丁男中男以一頃老男篤疾廢疾以四十畝寡
妻妾以三十畝若爲戶者戶則減丁之半此索思禮年
六十五故云老男必書此者以與授田之事相關故也
此下或書寡或書小男或書廢疾或書小女中女皆放

此云昭武校尉前行右金吾衛靈州武略府別將上柱
國者昭武都尉武散官正六品上別將則唐制上府別
將職事官正七品下中府從七品上下府從七品下云
前行者六典凡任官階高而擬卑曰行此以六品散官
任七品職事官故曰行又時已罷職故曰前行也上柱
國者勳官第十二轉云甲頭某某者唐制授官有團甲
過甲之制授散官與勳亦然言甲頭某某者猶唐以來
言某某下及第某某榜下進士矣云下中戶者六典天
下之戶量其資產分爲九等下中則第八等也云不課
戶者通典戶內有課口者爲課戶無課口者爲不課戶
諸視流內九品以上官皆爲不課戶是也云母汜氏上
元二年帳後死者謂上元二年計帳上有其名其後卽
死已死而猶列於籍者造籍者之失也云男游鸞丹州

通化府折衝者案唐志丹州府各有同化無通化然唐
袁秀巖墓志云遷左威衛丹州通化府折衝正與此合
折衝者折衝都尉之略唐制上府折衝都尉職事官正
四品上中府正四品下下府從四品上不知通化府居
何等矣上索思禮名下具散官職事官勳官三種此僅
具職事官勳官而不著散官者因勳官自上柱國以下
授田各有差而散官則與授田無涉故也云鸞男齊岳
年一十二歲大歷二年帳後編附者謂至大歷計帳後
其名始編入也云沙州燉煌縣懸泉鄉宜禾里大歷四
年口口手實者唐會要八十五開元十八年敕諸戶籍
三年一造起正月上旬縣司責手實計帳赴州依式勘
造鄉別爲卷總寫三通其縫皆注某州某縣某年籍州
各用州印縣各用縣印三月三十日納訖此行連用四

印卽是也手實者文獻通考載宋熙寧七年呂惠卿議
引戶令云手實者令人戶具其丁口田宅之實也宋史
呂惠卿傳亦云自供手實是前後所具丁口田宅皆出
人戶自供矣云乾元三年籍者乾元三年歲在庚子亦
定戶籍之年六典注諸造籍起正月畢三月故戶籍以
定籍之年名之不以造籍之年名之也云合應受田陸
拾壹頃伍拾叁畝者唐制上柱國受田三十頃思禮父
子二人勳皆上柱國合受田六十頃又思禮以老男爲
戶主合受田五十畝游鸞爲丁合受百畝又園宅地三
畝故合受田六十一頃五十三畝下安游璟戶云應受
田三十一頃頃一畝亦上柱國勳田三十頃丁田一頃
園宅一畝與此同例也云貳佰肆拾畝已受卅畝永業
一十九畝勳田一十四畝買田一百六十七畝口分三

畝居住園宅五十九頃一十畝未受者案從上應受田數中除去勳田六十頃園宅三畝外只餘百五十畝爲永業口分之田其中卅畝爲永業百一十一畝爲口分唐志丁中人一頃其八十畝爲口分二十畝爲永業老及篤疾廢疾寡妻妾皆以二十畝爲永業餘爲口分而此口分得六十七畝者此亦有說蓋思禮己老游鸞又爲他州四品職事官均未必能躬耕爲之耕者二奴也二奴之年正在丁中例得受田百畝意其初以二奴之名受田二頃然唐制奴婢無受田之文於是卽以思禮游鸞之名受田百五十畝然實際已受二百七畝有司以其家勳田未受者尙多又以游鸞官稍高遂不復致詰卽據以定籍故有此參池也勳田六十頃僅受一十九畝蓋唐時職事官田與勳官田皆有名無實下安游璟勳亦上柱國而勳田未受半畝亦其證也田畝皆注所在地及

四至者爲授受田也瓜渠地在城東十五里疑卽唐沙州圖經之北府渠孟授渠亦見圖經云長二十里西涼錄云燉煌太守趙郡孟敏於州西南十八里甘泉鄉鄉斗門上開渠溉田百姓蒙賴因以爲號今城東一里尙有此渠知此渠自城西南迤至城東矣

又安游璟年伍拾參歲上柱國開元二十五年九月五日授甲頭王斛斯攷舊書玄宗紀開元二十九年北州刺史王斛斯爲幽州節度使當卽其人游璟於大曆四年年五十三歲上溯至開元二十五年僅二十歲上柱國勳官第一自白丁十二轉乃得之游璟此時似無據得上柱國之理疑游璟是歲代叔承戶其叔本有上柱國勳游璟因而書之唐制勳無襲法又職事官田及勳官田未請受而身亡者子孫不得追請法六典游璟不知

國故因舊籍書之有司以當時勳田本是虛名故亦不復致詰可知唐時帳籍固未能核實也

宋初寫本燉煌縣戶籍跋

右雍熙二年至道元年戶籍殘卷當沙州曹延祿之世雍熙二年籍鄧永興戶下尚注妻與弟姓名而不注年歲至道元年籍則但有戶主姓名蓋沙州此時純就田課稅不就丁課稅矣所請之田亦無定制鄧永興受二十畝何石住受一頃十畝高安三受七十五畝蓋視力之所能耕者受之至是而後周隋唐以來之舊制并其名而亦亡之矣

覆五代刊本爾雅跋

日本室町氏重刊舊本爾雅每半葉八行行大十六字小二十一字卷末有將仕郎守國子四門博士臣李鶚

書一行案趙德甫金石錄後唐汾陽王真堂記李鶚書鶚五代時仕至國子丞九經印板多出其所書前輩多貴重之王仲言揮麈錄後唐平蜀明宗命太學博士李鶚原作諤書五經刊板於國子監是此書尚出五代監本考五代刊九經三傳經始於長興三年其中五經三傳與五經文字九經字樣先成舊五代史漢書隱帝紀乾祐二年國子監奏周禮儀禮公羊穀梁四經未有印板則五經與孝經論語爾雅爾時當已刊畢而五經文字九經字樣有開運丙午田敏序則五經三傳亦當成於石晉之世矣此八種皆李鶚一人書王仲言云家有李鶚書五經玉海言景德二年九月國子監言尚書孝經論語爾雅四經字體訛舛請以李鶚本別雕則此八種皆出鶚手其二禮二傳則鄉貢三禮郭暎所書見容齋續筆及玉海

至廣順三年乃竣經典釋文太廟室長朱延熙書見容齋續
筆顯德六年乃竣此五代寫刊經典之大略也此本有
李鶚書款自出五代監本惟釋草椽木槿注或呼日及
不作白及五代監本作白及見宋史儒林田敏傳則已經宋人校正又高宗嫌
名邁字或闕筆則又宋南渡後遞翻之本矣案王海紹
興九年九月七日詔下州郡索國子監元頒善本校對
鏤板又二十一年五月詔令國子監訪尋五經三館舊
監本鏤板則此本實紹興後重刊舊監本其行款大小
與唐人書諸經卷子一一相近自是五代舊式當時所
刊諸經今無一存者惟賴此遞翻本足窺五代北宋監
本面目耳凡諸經與此本同行款者如吳門黃氏所藏
周禮秋官二卷虞山張氏所藏禮記殘卷內府所藏孟
子十四卷蓋亦宋監本若翻監中之本前人皆誤以此

爲蜀大字本故聊復辨之

揮塵錄言母昭裔貧賤時嘗借文選於交遊間其人
難色發憤異日若貴當板以鏤之遺學者後仕王蜀爲
宰相遂踐其言後唐平蜀明宗命太學博士李鶚倣其
製作刊板於國子監云云案後唐始刊九經據冊府元
龜所載馮道李愚等奏固發端於吳蜀印板文字然以
爲倣蜀母昭裔文選製作則大不然考昭裔相蜀在孟
昶明德二年後唐清泰二年至廣政十六七年尙在相位仲言
謂其相王蜀己非事實其刊文選在相蜀後自不得在
長興之前孔平仲珩璜新論云周廣順中蜀相母昭裔
請刊印板九經通鑑載昭裔開學館刻九經即蜀大字本
經無在廣政十六年卽周廣順三年正田敏九經板成
之歲昭裔所刊當倣其製近人或廣王仲言之說謂蜀

本九經先於監本者尤乖事實也

宋刊本爾雅疏跋

烏程蔣氏藏宋刊爾雅疏十卷每半葉十五行行三十
字明文淵閣舊藏即吾鄉陳仲魚先生經籍跋文中所
著錄者也案宋刊諸經單疏存於今日者臨清徐氏有
周易正義日本楓山官庫有尚書正義竹添氏有毛詩
正義近藤氏有景鈔左傳正義前吳門黃氏有儀禮疏
蔣氏復有殘公羊疏并此爾雅疏而七爾雅疏舊又有
吳門黃氏歸安陸氏二本今黃本已佚陸本又流出海
外惟此爲碩果矣諸疏行款除易疏未見外書疏每行
二十四字詩疏與左傳疏每行二十五字儀禮疏二十
七字公羊疏二十五六七字爾雅疏三十字其半葉十
五行則諸疏皆同此亦六朝以來義疏舊式考日本早

稻田大學所藏六朝人書禮記子本疏義每行二十八
九字至三十字不等富岡君搗所藏唐人書毛詩疏殘
卷每行自二十二字至二十六字不等狩谷望之藏古
鈔禮記單疏殘卷每行二十六七字巴黎國民圖書館
藏唐人書老子道德經義疏亦每行二十四五字至三
十字不等其餘唐人所書佛經疏亦無不然是五代刊
九經用大字宋初刊經疏用小字皆仍唐人卷子舊式
也宋初刊五經正義成於淳化五年七經正義成於咸
平四年此本猶是咸平舊式然於欽宗嫌名首字高宗
嫌名媾字皆闕一筆又多元明補刊之葉乃南渡後重
刊北宋監本又經元明修補者也考北宋監本靖康中
爲金人輦之而北故南渡後卽有重刊經疏者如竹添
氏所藏詩疏乃紹興九年九月十九日紹興府重雕又

玉海載紹興十五年博士王之望請羣經義疏未有板者令臨安府雕造建炎以來朝野雜記亦記此事則高宗末年羣經義疏當已盡有印板矣此種州郡刊板當時卽入監中故魏華父岳倦翁並謂南渡監本盡取諸江南諸州蓋南渡初監中不自刊板悉令臨安府及他州郡刻之而以其板入監此卽南宋監本也明黃佐南雍志經籍考所載舊板有周易註疏十三卷儀禮註疏五十卷春秋正義三十六卷春秋公羊傳疏三十卷春秋穀梁傳疏十二卷爾雅註疏十卷其書雖或稱正義或稱疏或稱註疏而其卷數無不與北宋單疏本合而與南雍之十行本註疏不合當卽南宋所刊單疏舊板也以其板久闕不印又明人但知有註疏不知有單疏故卽以註疏目之此本用洪武中公牘紙印又有明初補板乃明南雍印

本可知南雍志之爾雅註疏十卷卽是此本而其他周易儀禮三傳諸疏卷數同於單疏本而不同於南雍註疏本者其爲南宋單疏舊板蓋可識矣南雍十行本註疏向無儀禮爾雅二種故元明間尙補綴單疏本以彌十三經之闕是以二疏後世猶有傳本餘疏自元以後殆已不多印行矣

宋越州本禮記正義跋

南海潘氏藏禮記正義七十卷每半葉八行行大十五六字小二十二字卷末有紹熙壬子三山黃唐跋并校正官銜各十二行其黃唐結銜爲朝請郎提舉兩浙東路茶鹽常平公事餘亦多浙東官屬乃浙東漕司所刊卽岳倦翁所謂越中舊本註疏也此書舊藏吳中吳企晉舍人家惠定宇先生曾取以校汲古閣本一時頗多

傳錄阮文達校勘記所據卽是也然惠氏校本未錄黃唐跋及校正諸人銜名日本人所撰七經孟子考文並經籍訪古志雖載黃跋而未錄銜名故世無知爲越本者案黃跋云六經疏義自京監蜀本皆省正文及注又篇章散亂覽者病焉本司舊刊易書周禮正經注疏萃見一書紹熙辛亥仲冬唐備員司庾遂取禮記毛詩疏義如前三經編彙精加讎校用鐔諸木云云又慶元庚申越帥沈作寶作春秋正義後序云諸經正義旣刊於倉臺而此書復刊於郡治合五爲六炳乎相輝余曩讀黃沈二跋見沈跋倉臺五經云云與黃跋語合又檢寶慶會稽續志提舉提名知黃唐以紹熙二年十一月任浙東提舉因定黃唐所刊書爲越州本今見此本校正銜名足證余說之不謬矣又據黃沈二跋則越本註疏

首刊易書周禮三種黃唐益以毛詩禮記二疏沈氏又益以左傳疏共得六種而黃刊禮記與沈刊左傳行款全同今傳世宋刊注疏本與此本同行款者如常熟瞿氏所藏周易注疏十三卷日本足利學校所藏尙書注疏二十卷皆卽越本余又見江安傅氏所藏周禮注疏僅存春官大司樂職一葉行款亦與此同其經文大字下接以釋經之疏小字雙行乃以一大注字間之其下爲注文亦小字雙行注文後空一格乃爲釋注之疏其體例與他注疏異亦與越本他經注疏異而行款則同蓋亦越州本也聞江右李氏有全書惜未見京師圖書館藏論語注疏解經殘卷潘氏又藏孟子註疏解經殘卷存卷二卷三行款全與此本同此又在六經之外蓋刊於慶元庚申以後是越本殆具十三經矣其書皆每半葉八行用監

中經注本行款分卷則從單疏本與建十行本絕不相
同目錄家知有越本注疏自今日始然非此本題跋銜
各具存亦無以推知之矣又宋元閒別有一種注疏與
越本行款略同如日本森立之留真譜所摹周易兼義
烏程張氏所藏尚書注疏吾鄉陳氏士鄉堂所藏毛詩
注疏皆半葉八行行大十八字小二十五字板心大小
亦同越本然張氏尚書疏分卷與建本同陳氏毛詩疏
并附釋音疑用越本行款重刊建本者不知刊於何時
何地也附記於此

舊刊本毛詩注疏殘葉跋

江安傅氏藏舊刊毛詩注疏卷二第十六葉每半葉十
三行行大二十四字小三十一字刊刻精雅與宋越本
建本均不同案常熟瞿氏有尚書注疏二十卷每半葉

十三行行大二十六字至二十九字小三十五字正義
序後別附纂圖其地理圖題平水劉敏仲編蓋卽平陽
刊本貴池劉氏藏元元貞丙申平陽梁氏刊論語注疏
解經十卷亦每半葉十三行行大二十四字小三十
一字此殘葉行款並與之近當亦平水刊本岳倦翁舉
注疏本有越本有蜀本有建本越本八行建本十行蜀
本世未有傳者此十三行者殆卽蜀本元人平蜀遠在
得江南之先故平陽所刊書多蜀本尚書論語二疏蓋
亦自蜀本出歟

殘宋本三國志跋

殘本魏志卷二十八存十三葉每半葉十行行大十九
字小二十一字避諱至完構二字止而孝宗諱慎字不
避此宋南渡初衢州刊本也明南雍舊板有宋衢州刊

三國志卷末有右職修郎衢州錄事參軍蔡宙校正兼
監鑄板右迪功郎衢州州學教授陸俊民校正二行其
板式行款正與此本同乃元明後修補此本者則此即
衢州本也其板在南宋時當已入胄監自是而入元西
湖書院而入明南雍觀南宋監本史記兩漢書用兩淮
江東漕司刊本唐書五代史用湖州刊本則三國志用
衢本可知故明南雍有其殘板今所見明中葉後印本雖無宋
刊一葉爲元明以來修改易盡
知則此又南宋監本也然求其淵源實出北宋監本考
宋初監本諸史惟有十行十九字一種余所見江安傅
氏所藏北宋刊史記與諸家所藏福唐重刊淳化本兩
漢書皆十行十九字也國志初刊於咸平其行款自當
與前三史同然世訖未見有北宋刊本惟黃堯圃所藏
吳志後歸歸安陸氏者前有咸平六年中書門下省牒

及咸平三年校勘經進諸臣銜名每半葉十四行行二
十三字昔人多以此爲咸平祖刻實則書中避欽宗諱
桓字又銜名中句當字皆改作幹當亦避高宗嫌名爲
南宋重刊無疑又據竹汀日記謂吳志卷首銜名外卷
末別有校正姓名其署銜云辟雍正卷末銜名陸氏
藏書志失載考宋
史選舉志徽宗崇寧元年始立辟雍置博士正錄等官
與大學同宣和三年罷則辟雍正一官惟徽宗時有之
然則黃藏吳志乃南渡後重刊徽宗朝本謂之咸平祖
刻鶻突殊甚此本行款獨與宋初所刊諸史同則咸平
本面目自當於此本求之矣又紹興中兩淮江東漕司
分刊前三史今傳世者尙有淮南漕司所刊史記及殘
本兩漢書皆半葉九行行十六字此本刊於同時乃用
舊監本行款蓋南渡後諸史於各州郡分刊其板式自

不能畫一也至半葉十四行之本諸史多有之證以單行吳志則當出於北宋末監本然尙未能證實惟咸平祖刻面目不存於單行吳志而存於此本則固目錄家所當首肯也庚申中秋

元刊本資治通鑑音注跋

此本世謂之興文署本緣印本首有王磐序云興文署刊諸書以資治通鑑爲首云云案興文署之立未知何年然祕書監志云至元十年十一月十七日大保大司農奏過事內一件興文署掌雕印文書交屬祕書監呵是至元十年已有興文署且是年署中已有雕字匠花名四十名印匠一十六名則刻印通鑑自當在此前後而胡梅磻通鑑注成於至元二十三年遠在設興文署之後又王磐致仕在至元二十一年以前亦無從爲胡

注作序且王氏序中無一語及於梅磻則王氏所序興文署所刊自爲溫公原書非胡注也又梅磻自序謂初撰通鑑廣注九十七卷本用陸氏經典釋文例與本書別行丙子避地越之新昌失其書亂定反室復購得他本爲之注始以考異及所注者散入通鑑各文之下云云案丙子卽宋亡之歲梅磻丙子後所得之他本蓋卽興文署刊本因注於此本之上後來刊注時遂并王序刊之實則與胡注無與也明黃溥簡籍遺聞謂是書刊於臨海洪武初取其板入國子監此語得之臨海爲梅磻鄉里其刊此書與樂平州刊文獻通考慶元路刊玉海事同當在梅磻身後矣

袁梅師友淵源錄云胡三省釋通鑑三十二年兵難稿三失乙酉歲留袁氏

塾手鈔定注已丑寇作以書藏審中得免定注今在家是清容作淵源錄時其書尙未印行可爲今本非興文署所刊之鐵證矣

顯德刊本寶篋印陀羅尼經跋

刻本一切如來心秘密全身舍利寶篋印陀羅尼經一卷高工部營造尺二寸五分板心高一寸九分半每行八字或九字經文共三百三十八行後空一行題寶篋印陀羅尼經并前後題共三百四十二行經前有畫作人禮塔狀廣二寸有奇畫前有題記四行曰天下都元帥吳越國王錢弘俶印寶篋印經八萬四千方部在寶塔內供養顯德二年丙辰歲記近出湖州天寧寺塔中今歸烏程張氏案吳越忠懿王所造金塗塔塔裏有題記四行云吳越國王錢弘俶敬造八萬四千寶塔乙卯歲記此卷刊於丙寅即在造塔後一年所印部數亦與塔數同殆即塔中物矣考大唐西域記摩揭陀國條云印度之俗香抹爲塗作小窣堵波高五六寸書寫經文以置其中謂之法舍利數漸盈積建大窣堵波總聚於內

常脩供養又日本神護景雲四年唐三年所造百萬木

塔其中各有刻本無垢淨光經中陀羅尼一卷所見有根

相輪陀羅尼自心印陀羅尼六度陀羅尼凡四種此小卷畫人禮塔象又刊於造塔

之後一年當亦金塗塔中物故卷軸極小正與塔身合

日本百萬塔中所有刻本陀羅尼大小亦與此略同其

制當出於唐是唐大曆以前必已有此種印本而世無

傳者小經卷刊本傳世者以此卷爲最古即吾浙古刻

之存者亦以此卷爲最古矣或云此卷本置於天寧寺石幢下象鼻中鼻有石楔近石楔脫落乃

得此卷未知信否姑記之以廣異聞

元刊本西夏文華嚴經殘卷跋

上虞羅氏仁和邵氏並藏西夏字經摺本每半番六行

行十七字首行題大方廣佛華嚴經卷第八次行題唐

于闐三藏實叉難陀譯又次行題奉天顯道耀武宣文

神謀睿智制義去邪惇睦懿恭天子神翻原本皆西夏字據上虞羅君楚

譯奉天顯道二十字不知爲何帝尊號亦無由知爲何時所刊而相其書跡紙墨並與西夏所刻掌中珠殊余謂此元刊本也日本善福寺藏元平江路磧砂延聖寺刊大宗地立文本論卷三後有大德十年松江府僧錄管主八願文中云欽觀聖旨於江南浙西道杭州路大萬壽寺彫刻河西字大藏經三千六百二十餘卷華嚴諸經懺板至大德六年完備管主八欽此勝緣印造三十餘藏及華嚴大經梁皇寶懺華嚴道場懺儀各百餘部焰口施食儀軌千有餘部施於甯夏等路寺院永遠流通又云裝印西番字乾陀般若大傘三十餘件經呪各千餘部散施土蕃等處云云觀其施河西字經於甯夏施西番字經於吐蕃可知河西字即西夏字西番字

即西藏字又法國伯希和教授於燉煌得一西夏文經卷末有漢字印記云僧錄廣福大師管主八施大藏經於沙州文殊舍利塔寺永遠流通供養蓋即管主八所施河西字大藏經三十餘藏之一可證元人呼西夏字爲河西字也然則元初自有重刊西夏字大藏此華嚴經殘卷即元刊大藏中物非西夏原刊也

兩浙舊刊本考序

雕板之興遠在唐代其初見於紀載者吳蜀也而吾浙爲尤先元微之作白氏長慶集序自注曰楊越閒多作書摹勒樂天及予雜詩賣於市肆之中夫刻石亦可云摹勒而作書鬻賣自非雕板不可則唐之中葉吾浙已有刊板矣冊府元龜載後唐長興中馮道李愚奏云嘗見吳蜀之人鬻印板文字色類繁多則五季之頃其行

轉盛及宋有天下南并吳越嗣後國子監刊書若七經正義若史漢三史若南北朝七史若唐書若資治通鑑若諸醫書皆下杭州鏤板北宋監本刊於杭者殆居泰半南渡以後臨安爲行都胄監在焉書板之所萃集宋亡廢爲西湖書院而書庫未燬明初移入南京國子監而吾浙之寶藏俄空焉又元代官書若宋遼金三史私書若文獻通考若國朝文類亦皆於杭州刊刻蓋良工之所萃故鏤板必於是也至私家刊刻在北宋時已巨四部而宋季臨安書肆若陳氏父子徧刊唐宋人詩集有功於古籍甚鉅至諸州刊板天水以後公庫郡庠仍世刊刻而紹興爲監司安撫駐所刊書之多幾與臨安埒元時一代大著述如胡氏通鑑音注王氏玉海皆於其鄉學刊行又四部以外湖之思谿杭之南山均有大

藏全板元初刊西夏字全藏亦於杭州開局自古刊板之盛未有如吾浙者閩蜀二方方之褊矣宋元人所撰方志若寶慶四明志若新定續志若至正四明續志頗記郡中板刻而他郡闕如今最錄世有傳本及見於紀載者爲兩浙舊刊本考分郡羅列釐爲四卷雖可考見者十不得四五然大略可觀矣壬戌二月

劉氏金石苑稿本跋

又自歐陽文忠公志林古稀

諸城劉燕庭方伯金石苑稿本共六十一冊今在上海涵芬樓計長安獲古編一冊昭陵復古錄五冊洛陽存古錄十七冊鼓山題名二冊烏石山題名二冊雜碑無書題者二十三冊寫錄之式並行格往往不同閒錄前人及同時諸家跋尾或附方伯自跋又有大興徐星伯編脩校籤餘爲跋尾草稿二冊目錄九冊其目錄存造

像題名石幢墓誌雜碑五種又有嘉蔭籀金石目金石
補編目洛陽存古錄目凡八種嗣涵芬樓又得仁和胡
次瑤孝廉所編金石苑序目手稿二冊其子目亦凡八
種一長安獲古編二劉氏古泉苑三泥封印古錄四嘉
蔭籀蒐古彙編五洛陽存古錄六造象觀古錄七昭陵
復古錄八三巴晉古志頗與原目相出入繼又見江都
宣氏所藏胡目別稿又有海東擷古志貞珉闡古錄佛
幢證古錄題名集古錄四種序目皆具并前爲十二種
案方伯之爲此書孝廉實佐之孝廉序嘉蔭籀蒐古彙
編目云壬子之秋余爲方伯編金石苑目次凡得十種
將畢方伯謂余曰余尙有六種蒐而未成其體例標目
已定矣序中復列舉其目曰東武懷古錄曰造象觀古
錄曰寶甃翫古錄曰捫槃說古錄曰要言汲古錄曰奇

觚挾古錄余合原目及胡目觀之知方伯此書兼用以
地分類及以物分類二法其以地分類者若長安獲古
編若昭陵復古錄若洛陽存古錄若三巴晉古志若海
東擷古志而未成之東武懷古錄與焉其以物分類者
若劉氏古泉苑若泥封印古錄若造象觀古錄若佛幢
證古錄若題名集古錄若貞珉闡古錄而未成之寶甃
翫古錄與焉其爲二類所不能攝者爲數至夥頤則編
爲嘉蔭籀蒐古彙編其捫槃說古錄要言汲古錄奇觚
挾古錄則又方伯治金石所得之一家言此金石苑編
纂之大略也方伯所錄金石文字至爲浩博中間蓋欲
刪王氏金石萃編所已錄者而存其所未收者於是
有金石補編之目其嘉蔭籀金石目又當爲最初之目此
皆編纂時所旁出而與本書無涉者也考方伯之卒在

咸豐癸丑春日壬子秋之目當爲最後所定其時金石苑已得十種而涵芬樓所藏胡目存八種其造象觀古錄又爲後六種之一故廔得七種其餘三種卽劉氏原目之墓誌題名石幢而宣氏胡目所題爲貞珉闡古錄題名集古錄佛幢證古錄者此與造象觀古錄命名最後蓋在壬癸之間矣又海東金石苑初擬別行後題爲海東擷古志則又入金石苑全書中此又編纂時改定之大略也近者上虞羅叔言參事欲編刊其所藏金石拓本而病其繇重乃先後爲以時分類以地分類以器物分類之書各若干種復以無可歸類之小品別爲一書而全書之成殊非易易方伯之書亦視此矣此書各種惟三巴晉古志已刊行長安獲古編板曩在京師丹徒劉鐵雲觀察爲補刊器名印行於世其他諸種惟有

此稿本而稿本中亦惟昭陵復古錄碑二十六通俱全餘並有闕佚然尙可得十之五六臨桂況夔笙太守編爲昭陵復古錄十卷洛陽存古錄三十二卷鼓山題名六卷烏石山題名三卷嘉蔭籙蒐古彙編七十卷闕佚之餘不能盡如原目亦固其所幸劉胡二目具存可以見當時蒐討之勤且富矣胡氏名現一字美中仁和人道光甲辰舉人殉咸豐庚申之難余藏其致勞季言手札述校說文繫傳事語極精確其編次金石亦頗有法學問淹雅當時無赫赫名今更罕知其姓氏矣咸豐後第一庚申十二月二十七日是日立春
書宋舊宮人詩詞湖山類稿水雲集後
周密浩然齋雅談載南宋王夫人所作滿江紅詞及文文山鄧中甫和作其詞人人能道之獨不詳夫人爲何

如人案世傳宋舊宮人詩詞一卷云昭儀王清惠字冲華汪大有水雲集及湖山類稿多與昭儀酬唱之作其人宋史后妃傳失載惟江萬里傳云帝在講筵每問經史疑義及古人姓名賈似道不能對萬里從旁代對時王夫人頗知書帝常語夫人以爲笑則夫人乃度宗嬪御陳世崇隨隱漫錄云會寧郡夫人昭儀王秋兒順安俞修容新興胡美人資陽朱春兒高安朱夏兒南平朱端兒東陽周冬兒中略皆上所幸也初在東宮以春夏秋冬四夫人直書閣爲最親王能屬文爲尤親雖鶴骨癯貌但上卽位後批答畫聞式克欽承皆出其手然則王非以色事主度皇亦悅德者也是夫人在度宗朝已主批答及少帝嗣位謝后臨朝老病不能視事夫人與聞國政亦可想見故入元之後元人待遇有加水雲集

湖州歌云萬里修途似夢中天家賜予意無窮昭儀別館香雲暖手把詩書授國公禮遇之隆亞於謝全二后厥後全太后爲尼昭儀亦爲女道士亦以其與宋室至親故也

宋舊宮人詩詞乃王夫人以下十四人送汪水雲南歸以勸君更盡一杯酒西出陽關無故人十四字分韻賦詩其實皆僞作也水雲湖山類稿卷三有女道士王昭儀仙游詞在南歸諸詩之前則水雲南歸時昭儀已死不得作詩送之也謝皋羽續琴操序謂水雲之歸舊宮人會者十八人醺酒城隅與之別人數亦不與舊宮人詩詞合且十四絕句若出一手疑元明間人據謝皋羽續琴操序有舊宮人送水雲事而僞撰者也

南宋帝后北狩後事宋史不詳惟汪水雲湖山類稿尙

紀一二足補史乘之闕元史世祖紀至元十九年十二月乙未中書省臣言平原郡公趙與芮瀛國公趙鼎翰林直學士趙與票宜並居上都帝曰與芮老矣當留大都餘如所言繼有旨給瀛國公衣糧發遣惟與票不行案是時謝全二太后尙留大都時謝太后年已七十若中書有北遣之議則世祖於福王與芮尙憐其老不容於謝后無辭蓋不在遣中全太后爲尼正智寺而終亦當在大都惟據湖山類稿則水雲與王昭儀實從少帝北行類稿卷二有出居庸關一首長城外一首寰州道中一首李陵臺一首蘇武洲氈房夜坐一首居延一首昭君墓一首開平雪霽一首天山觀雪王昭儀相邀割駝肉一首草地一首開平一首草地寒甚氈帳中讀杜詩一首陰山觀獵和趙待制回文一首皆塞外之作中

有王昭儀相邀割駝肉云云是昭儀亦在遣中時少帝年方九歲謝全二后未行昭儀自不能不往觀於香雲別館手授詩書則少帝教養之職昭儀實任之其從少帝北行自不待言又水雲塞外詩中有和趙待制回文此趙待制卽趙與票元史世祖紀謂惟與票不行與票當是與芮之譌世祖憐與芮年老而於與票無言不應反遣與芮而留與票且其官稱翰林直學士或稱待制皆入元後之官元閣復撰趙與票墓誌銘云至元十四年公以驛來朝自是入翰林爲待制爲直學士則待制直學士皆與票所歷官又水雲集別有酬方塘趙待制見贈一首末云吾曹猶未化爛醉且穹廬亦係塞外之作合此數詩觀之則在上都者實爲與票福王蓋未嘗行也此爲至元十九年事至二十二年而謝太后殂二

十五年而少帝學佛法於吐番惟全太后爲尼昭儀爲女道士與福王及昭儀之卒其時皆無可考要皆在水雲南歸之前故均有詩在集中至水雲南歸則在至元二十五年其南歸對客詩所謂北征十三載是也由是觀之不獨宋舊宮人詩詞爲僞書卽瞿佑歸田詩話載少帝送水雲南歸詩所謂黃金臺下客底事不思家歸問林和靖寒梅幾度花一若少帝此時尚在大都者可謂拙於作僞矣

少帝入吐番後事史無所言惟元明間盛傳元順帝爲宋少帝之子至國朝全謝山先生猶主此說初疑此語乃南宋遺民不忘故國者所爲後讀釋念常佛祖通載乃知其不然通載紀至治三年四月賜瀛國公合尊死於河西案元人之待南宋較遇金人爲優少帝入元歷

世祖成宗武宗仁宗英宗五世其降元之歲爲至元十三年年六歲十九年徙上都年十二歲二十五年學佛法於吐番年始十八至至治三年賜死於河西年五十三而順帝之生適前於此三年元人不忘之於在大都之時而忌之於入吐番爲僧之後又不忘之於少壯之時而忌之於衰老之後此事均非人情以事理推之當由周王旣取順帝母子藉他事殺之以滅口耳又順帝之母乃邁迪氏生順帝後亦未幾而殂其中消息可推而知時周王以武宗嫡長失職居邊以順帝之生有天子瑞因取爲己子正如魏豹取薄姬故事亦不足怪瀛國公之禍正微示此事實念常之書謝山未見他人亦從未引及此事足爲謝山諸人添一左證不獨示宋室三百二十年之結局而已

汪水雲以宋室小臣國亡北徙侍三宮於燕邸從幼主於龍荒其時大臣如留夢炎輩當爲媿死後世多以完人目之然中閒亦爲元官且供奉翰林其詩具在不必諱也湖山類稿二有萬安殿夜直詩云金闕早朝天子聖玉堂夜直月光寒水雲集中有送初庵傅學士歸田里一首云燕臺同看雪花天別後音書雁不傳紫閣笑談爲職長彤闈朝謁在班前稱嚴爲職長則汪亦曾爲翰林院官又有南歸後答徐雪江一首曰十載高居白玉堂陳情一表乞還鄉孤雲落日渡遼水匹馬西風上太行行橐尙留官裏俸賜衣猶帶御前香只今對客難爲說千古中原話柄長所云高居白玉堂亦指翰苑也又湖山類稿北岳降香以下二十五首皆水雲奉勅降香途中所作案元史世祖紀每歲以正月遣使代祀岳

瀆后土惟至元二十一年所紀獨詳云遣蒙古官及翰林官各一人祠岳瀆后土則代祀例遣翰林官嚴爲學士卽翰林官水雲或以屬官同行然觀其詩意不似屬官之詞殆是歲所遣二人皆出翰苑水雲與嚴同奉使歟故其詩曰同君遠使山頭去如朕親行岳頂來則水雲在元頗爲貴顯故得橐留官俸衣帶御香卽黃冠之請亦非羈旅小臣所能後世乃以宋遺民稱之與謝翱方鳳等同列殊爲失實然水雲本以琴師出入宮禁乃倡優卜祝之流與委質爲臣者有別其仕元亦別有用意與方謝諸賢跡異心同有宋近臣一人而已書續谿胡氏西京博士考昭文張氏兩漢博士考後丙辰春余撰魏石經考怪漢石經諸經皆用今文本而魏太學石經全用古文經因思官學今古文之代謝實

以三國爲樞紐乃考自漢以來諸經立學之沿革爲漢魏博士考憶前人先我爲之者有績谿胡氏秉虔之西京博士考常熟張氏金吾之兩漢五經博士考客居乏書未之見也屬稿已半而得張氏之書既又假得胡氏之書思二家書如可取者則但以余所研鑽者附二書之後補其未備足矣然張氏書徵引雖博而苦無鑒裁又前後往往失次胡氏之書至不知博士與博士弟子之別其於六藝流別及兩漢制度均有所未究不獨於諸經立學之事茫然無可考也乃別寫漢魏博士之沿革爲一卷并附訂胡張二書之灼然誤者覽者詳焉一以博士弟子爲博士也胡書博士有息夫躬終軍伏湛王咸郭路杜參六人張書有王遵秦景二人然據兩漢書論衡世說新語注此八人皆博士弟子未嘗爲博士

而均列之博士中其失一也一以他人之姓名爲博士之姓名也史記三王世家諫大夫博士臣安等又列侯吏二千石諫大夫博士臣慶等漢書元帝紀諫大夫博士賞等成帝紀光祿大夫博士嘉等案古書例凡上列數官而下僅列一人名者其名乃首舉之官之名而非後舉之官之名如史記之安乃諫大夫之名慶乃列侯之名漢書之賞亦諫大夫之名嘉則光祿大夫之名此事甚明斷無舉下遺上之理乃張氏於博士中列安慶賞嘉等四人胡氏列賞嘉等二人皆緣誤讀古書之故其失二也一以一人而誤爲二人也如漢書律厯志之博士賜卽魯賜霍光傳之博士臣霸臣蒼卽孔霸后蒼胡書雖疑賜卽魯賜而孔霸臣霸后蒼臣蒼二人複出張書亦然又如漢書儒林傳之乘弘通志氏族略譌爲

乘和蓋弘古或作弘和形相近其爲譌字無疑而張書既有乘弘復出乘和漢書儒林傳之許晏與後漢書獨行傳之許晃俱習魯詩又晏晃二字相似自是一人而張書既出許晏又出許晃漢書韋玄成傳之左咸荀悅漢紀譌作左丞而紀事全同張氏既出左咸又出左丞漢書薛宣傳之申咸北堂書鈔四十引漢雜事誤作申咸而其下有以怒增刑語此正薛宣傳所載廷尉論申咸獄之文則咸自爲咸之譌字而張書既出申咸復出申咸後漢書曹褒傳之曹充北堂書鈔六十引司馬彪續漢書誤作魯充而事實全同張氏既出曹充復出魯充後漢書獨行傳之魯平乃魯丕之譌漢人書丕作丕與平字相似而張氏不悟爲一人後漢書鄭興傳注引東觀漢記鄭興從博士金子嚴爲左氏春秋案鄭興

本事劉歆受左氏金子嚴實劉子駿之壞字又歆實未嘗爲博士張氏亦不知訂正其失三也一誤以徵試博士爲博士也後漢書卓茂傳哀平間以儒學顯徵試博士對策陳災異以高等擢拜議郎案議郎雖與博士同秩然班在博士之次故有從議郎爲博士者無以博士高等爲議郎者是徵試博士者徵而令博士試之非謂試守博士也又儒林傳戴憑年十六郡舉明經徵試博士拜郎中案漢制博士弟子歲課甲科爲郎中憑徵試博士乃以明經視博士弟子例令博士試之其拜郎中亦視博士弟子射策甲科例授官非先守博士而左降郎中也又儒林周澤建武末辟大司馬府署議曹祭酒數月徵試博士中元元年遷龜池令案後漢博士皆出爲守相刺史無爲縣令者是澤亦以大司馬議曹祭酒

徵受博士策試次年乃由議曹祭酒遷龜池令也金石錄會稽東部都尉路君闕銘其一曰君故豫州刺史温令元城令公車司馬開陽謁者議郎徵試博士其紀所歷之官皆先尊後卑而徵試博士在議郎後則亦試之博士乃授議郎與戴憑同餘如水經注文穆碑之文穆金石錄仲定碑之仲定皆云徵試博士當同是例而張氏并列之於篇其失四也一博士之徵而不至者與己至任職者無別也如後漢書之寒朗申屠蟠襄楷鍾皓檀敷皆有傳周黃徐姜申屠傳序之閔仲叔郎顛傳之郎宗儒林傳之任安張匡逸民傳之韓康方術傳之樊英謝承後漢書之賀純後漢書李固傳注引袁宏後漢紀之荀爽鄭玄韓融陳紀李楷風俗通義之范顯益部耆舊傳之董扶蜀志二枚傳注引先賢行狀之繆斐魏志劉劭傳注引華陽國志之景

鸞抱朴子之法真蔡中郎集之國典皆以博士徵而不至具載諸書而張書盡列之博士中並沒其未至之事又古書及石刻所云博士徵者皆徵而不至者如婁壽碑壽之祖某劉寬碑之劉寬膠東令王君廟碑之王噲曹全碑之李儒皆是而張書並列之其失五也一誤從古書以列儒林文苑之人泛稱博士也如風俗通之於龍邱萇澹臺恭高士傳之於井丹會稽典錄之於杜撫汝南先賢傳之於王良王隱晉書之於侯瑾宋書符瑞志之於睢弘類林之於楊震儀禮疏之於高堂生元和姓纂之於隨何鮭陽鴻范滂古今姓名書攷證之於許慎通志氏族略之於邴丹東家雜記之於孔忠孔武孔驪孔仁姓氏遙華之於巢堪皆稱爲漢博士然核之史傳諸人均未嘗爲此官又如宋書武帝紀之劉宏齊

書高帝紀之蕭周七錄之侍其生唐書宰相世系表之高承李君況陸駿通志氏族略之號廣彊訢氏族大全之魯勝皆稱漢博士大抵據私家譜牒書之而譜牒之疏誤尤不可究詰張氏並取以入書胡氏并取僞家語後序之孔衍俱不足徵信其失六也故胡書西京博士一百十四人中其不可信者十七人張書兩漢博士二百四十二人其不可信者八十三人二書既行於世故附正之於此丙辰九月

觀堂集林卷十七

閱均樓



